

生命

中華民國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一冊

第三卷

生 命 月 刊

本月刊是證道團出版物的一部份。凡關於本月刊的——材料——經濟——編輯——都由證道團所特派的委員負責。

委 員 姓 名

梅貽琦	簡又文	誠靜怡	柴約翰	劉廷芳	麥美德	陳國梁	吳雷川	徐寶謙	趙紫宸	齊樹芸	丁淑靜	誠冠怡
胡學誠	林鴻飛	余日章	夏秀蘭	張佩之	步濟時	司徒雷登	吳耀宗	博晨光	甯約翰	陳頌平	寶廣林	胡金生

質 性

- (一) 不分黨會
- (一) 不分宗派
- (一) 不分國界

發揮基督教的真理實力

宗 旨

- (一) 討論宗教教育
- (一) 研究聖經
- (一) 研究神學
- (一) 研究社會問題
- (一) 研究教會問題
- (一) 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提倡

<p>● 代印處</p> <p>北京和記印字館</p> <p>電話東局三千八百六十八</p>	<p>● 通信處</p> <p>北京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會內 生命月刊社</p>	<p>廣告全用一色黑字用兩色者價目加倍</p>		<p>日本郵費與國內同</p>	
		<p>廣告全用一色黑字用兩色者價目加倍</p>	<p>廣告全用一色黑字用兩色者價目加倍</p>	<p>費 報</p> <p>郵 費</p> <p>外 國</p> <p>內 國</p>	<p>費 報</p> <p>郵 費</p> <p>外 國</p> <p>內 國</p>
<p>一期 十五元八角五分</p>	<p>五期 六十五元</p>	<p>十期 一百元</p>	<p>全年 一百元</p>	<p>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p>	<p>一元 六角 五角</p> <p>五角 八角 五分</p> <p>五角 三角 六分</p>

目錄

第三卷一號·一九二二，九十五·

社論

基督徒的經濟觀和基督教會的責任

著論

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基督教教會

耶穌的經濟學

整理神學之困難

游歷歐洲的影像與斷案

國人對於宗教的面面觀

科學與宗教果真不能兩立麼？（錄晨報屠孝實在哲學社演說）

詩

行路者

樹影底下的人影

葡萄園

討論

社會改造的我見（續）

特載

和杜威博士關於宗教的談話

巢坤霖

簡又文譯

應元道譯

步濟時

趙紫宸

童星門

扶雅

張子謀

徐寶謙

員	職	判	月	本
經	主	會	副	主
理	幹	計	席	席
胡	劉	誠	吳	張
學	廷	冠	雷	佩
誠	芳	怡	川	之
先	博	女	先	先
生	士	士	生	生

社論

基督徒的經濟觀和基督教教會的責任

任

劉廷芳

在這困苦顛沛，亂密如麻的世界。艱難的問題，舊的未得解決，新的日見增添。但是從種種問題的背境，仔細一看。有好幾個問題，關係很大，可以稱謂「基本問題」。基本問題，不能解決，其餘問題，斷無解決的希望。「經濟問題」就是基本問題的一種。

數十年來，歐美的學者，提倡所謂「經濟的歷史觀」，說歷史的變遷，一切已往的成績，一切現在的糾紛，和將來的變化，都是經濟的問題。經濟的權力，籠罩一切人類為經濟所驅遣。英雄豪傑，都是經濟的奴隸。道德仁義，都被經濟所支配。……這學說盛行一時，很惹人的注意和研究。

贊成這學說的人，隨時隨地，能引取事實做這學說的

基督徒的經濟觀和基督教教會的責任

證據。遠的如各民族之遷移進化，科學與經濟上所發生的勢力，和這種勢力在政治上所發生的影響。近的如世界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俄國政體的現狀，亞洲和歐洲的衝突，中日國際近來的經驗。都是經濟問題。因為戰爭的起源，惡感的由來，殺人的動機，都是從爭奪利源，為推廣商市，或是資本和勞動的關係中來。人類一切的經驗，幾乎沒有不是經濟問題所能包圍的。

反對這學說的人，說「經濟的歷史觀」，是不妥當的。因為經濟雖在歷史上很有勢力，但是歷史不是全憑經濟所造成的。有多小建設的人物，多小轉移世界的專業，不是藉着金錢為力的。世界有許多金錢買不到的忠忱，金錢換不來的犧牲，金錢不能支配的精神，和魄力，金錢鬥不過的道德力量。歷史的進行，不是經濟獨手所管住的。歷史是人類精神的產物，因此經濟的歷史觀，是誤謬的。我們當有「精神的歷史觀」。

我們基督徒，對於這兩方面的主張，應當取什麼態度

？

我們覺得在這議論紛爭之中，有一件事，很常受我們注意的這就是：

研究時局的人，都把世界罪惡，放在基督教教會的門口來責備教會。

他們責備的，有三件事情：

(一)基督教是提倡精神的機關，如何對於非精神的，唯物的，專講金錢的世界，不作嚴重有力量的教訓。世界天天受經濟魔力的困迫，教會如何不對症投藥醫治他？

(二)基督教，教會千餘年來，是助資本階級壓迫無資本階級，這罪惡是現在無資本階級所不能饒恕的。

(三)基督教是講拯救世界主義的宗教，為何對於世界經濟的大難，不一施拯救。基督教的救世主義，專講消極的，沒有從積極的一方面下手，一個人在經濟壓迫的下面，不能得活，還有何生命可說？

因此，他們對於基督教教會，提出兩個警告：

(一)若教會不悔改，教會要為多數人所唾棄。

(二)基督教會對於現在社會經濟，不作適今需要的貢獻，便要失了救世的資格。因為社會要向他方面去，求經濟問題的解決了。

我們對於這二種責備，要取一個公允的態度去答付。

(一)他們責備教會沒有效力做到提倡精神的事業，沒去抵抗偏僻過激的唯物主義。這是我們所當捫心自愧的。多小教會領袖自己也被捲入經濟的問題。不但沒有渡人的力量，連自己也沉滅了。除非基督徒真能實在地去把人生生活精神的價值發揮出來，時刻警醒世人，基督教實在當受淘汰。因為已錯誤了他首要的職務了。

因此，我們基督徒當加工的去研究零性的工夫，實行精神的事業。

二他們責備教會是資本階級，壓迫無資本階級。我們說這應當根據歷史的事實去討論的。基督教千餘年來，曾否幫助無資本的階級。曾否和資本階級奮鬥。

爲無資本階級爭利益。曾否和資本階級連台來欺壓無資本階級。這都是我們應的研究一下。有錯的當承認。無錯的莫冤枉。

三他們責備教會，對於經濟問題祇作消極的主張，沒有積極的主張。這是我們當承認的。但是我們祇能承認基督教教會的未曾盡力，至於基督教教義的本體，是否當受這種責備，這要仔細地研究一下。

近來基督教的學者對於經濟問題，潛心研究的，漸漸增多。基督教的教義，是以基督爲主體的，因此教會對於經濟問題，是否有所貢獻，當看基督對於這問題的主張爲何。

世界各國，都受經濟問題的困苦。但是我國的困苦，更是迫切，一天比一天危急。教會若自命拯救我國，當發揮基督的經濟主義。生命第三卷，第一期，第一篇便是一篇「基督的經濟觀。」這是美國教會中一位對於經濟問題，富有經驗的學者，很有價值的研究。希望留心時局，和熱心基督徒，細心的研究他。

基督徒的經濟觀和基督教教會的責任



今援照「郵政總局修改寄費的通告」。對於寄「生命」的郵費，也行增加。茲將以後對於所收各地的郵費數目列下，請定報諸君注意！

- 一：國內郵區汽機通行的地方，全年二角，半年一角二分；
- 二：國內如吉林，黑龍江，四川，雲南，貴州，陝，甘，等郵區汽機沒通行的地方，全年四角，半年二角四分；
- 三：國外全年七角五分，半年四角，但日本與一項同。

本 社 啓

著 論

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基督教教會

巢坤霖

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

許多人對於國際主義沒有信仰，因為他們覺得國際主義是和愛國主義不相能的。這確是錯了，錯在把愛國的精神和戰爭用兵混作一談，說到愛國主義他們便立刻聯想到軍國主義，政治的朋黨，和階級的爭霸。這種謬誤的見解普通極了。大部分的人們想不到愛國有甚麼特別的意義，以為：「國富兵強」便是愛國底唯一目的，甚至基督徒們也這樣想。他們心目中的國家底榮光可說完全是強權的是物質的。為此，他們便自處於託爾斯泰的地位，授人以柄了，人家便可以說愛國者是人類底公敵，並且似非而是地更進一層說，愛國其名的終必至於賣國其實，因為這樣地愛法，不但不能報國，還要誤國。

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基督教教會

要是我們當真把愛國之士和貪得無厭的軍閥們，苟苟蠅蠅的政客們新聞記者們混而為一，那末，英國的翰孫博士著名的定義真是說着了，他說：「愛國主義是一個光混底最後的遁逃藪」。平心而論，這種的愛國主義，不獨是基督教徒不能承認，凡屬有理性的人數皆應屏不之齒。這種愛國主義便是世界底汎論，凡百痛苦，煩惱，瘟疫，疾癘，災變底源頭。

但世固不乏純粹的，光明正大的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不是憑空的，他用基督耶穌愛人底教訓作根據，不因邦國底分別而有差異。基督教人類以上帝底，父格，教人類以寰海遠通愛鄰為己底大道理。所以做他們徒的都承認他們的祖國便是大地本身，他們的教區便是全般世界。要是愛國主義祇能把愛底精神限於一隅，或受了一番地方性化，當然我們不能要他。從字面上看來愛國主義當然脫不了地方性，因為他只限於一個特別的邦國，可是他不能因為這個理由便和一般的普遍的愛底精神發生衝突呀。一個人愛自己的妻孥當然要比別人底妻孥

要切實真摯些，這是心理上所不可避免的，然而這決不包含着說，這個人對待別人底妻孥便須十分冷淡，漠不關心，或竟厭惡鄙棄，是不是呢？基督獨推重約翰，然而他對於其他的門徒，感情上何嘗減少一分。愛本國本種族是當然的，但因此而鄙夷或排斥別國或別種族，便大大地不應該。

真正的愛國主義和普通的愛國主義固不可同日而語，他和虛偽的或那辭的愛國主義相異之處，更不能不辦一個清楚。真正的愛國主義，親親仁民，愛自己的邦國愈深，則愛他人的邦國彌篤。他實在是國際主義底一個訓練底場所。對於自己的鄉國設有一種刻實的興趣和熱烈的情愛的人無論為何不能成爲一個開明的國際主義者。不切實，感情用事的四海爲家主義（Cosmopolitanism）或人類同仁主義（humanitarianism）似乎足以超越或破除畛域之分，而實際上不啻痴人說夢，主張那種主義的人對於通常人們底交際，階級底分別，甚至自己所居的鄰里鄉鎮：反而忽置不理，有財且有殘酷的舉動，要之能愛

其近者親者的，纔能同他講愛，纔能推愛及遠者疏者，這是一條定理。

如今再換一個立足點來論國際主義。我們要明白國際主義底意義，我們只須把近世各國的生活切實地溫習一過，用歷史的演進論的眼光可以看得出，這種生活裡面有兩種因子，一種足以暫時地推殘國際的統一，又一種足以逐漸地使國際的異點爭端化爲烏有；我們更可以看到，二者之間，足以清除國際的異點爭端的因子要百倍地重要。

大戰爭底可悲可痛的原因甚多。近代歐洲的政治哲學和外交觀念底謬誤，根本與天演進化說底事實不符，其爲此次大戰爭原因之一，不待智者而後知。這次的大亂可以名之曰世界底內亂。要知今日的世界各國已無復四五十年前的世界各國，合萬國爲一家之說，已不成爲一種理想，其爲已成之事實，可以從國際相依爲命的關係上證明之。國家觀念，畛域觀念，在一切重要的關係上，已不存在。其實國際主義早已實現；商業早就國際化

了，文學和藝術早就超越邦國底境界了，資本主義早就
是國際的，工業主義和其附帶的一切爲個人自由而發生
的衝突，也早就成爲國際的問題，尤顯得彰明較著。科
學也早就成了國際的呀，早就不聽見說某種科學是英國
的，德國的，法國的或美國的，乃是普遍的，一樣地以
利器供給各國，好教他們自殺！

如此想來，我們不能不下一句斷語：大家或因失望的
緣故便以爲國際主義是一種夢幻泡影，這便錯了。談國
際主義的人其實何嘗癡人說夢，他們所談的是一局部的
歷史事實早在發展期中，用不着人們再自出心裁爲之創
造，只要人們因勢利導，用正當方法促進之培養之罷了
。真正痴人說夢，自己騙自己，不知近世風氣之所趨的
還是那些競談自私的偏見的國家主義者，而決不是談國
際主義者，這個分別，我們遲早可以看見。

既然如此，既然有這許多造成國際主義的種種事實，
有人便要問，何以這次大戰爭便會發生，何以人們容忍
他發生？這個問題要是完全答覆起來，包含極廣。以我

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基督教教會

所見，國際主義之所以不能成爲一種深入人心的理想，
和行爲底準則，最重要的原因在近代人類一般的意志，
性情，和旨趣，方向上，欲望上都不能與已成的深切
的事實相融合。向着國際主義路上走的一切事實具在，
並且十分明顯，然而有眼睛看得到，和有意志培植得來
這種國際精神的人，真是鳳毛麟角，不可多得。換言之
，目下國際主義的事實雖多，而國際主義的精神不足以
相副。真要使國際主義得最後的勝利，非先創造和培養
全副的國際精神不可。國際主義萬不能實行，除非國與
國之間先有一種同議，一種劃一的了解，而此種同議和
了解非得有一種先容不可。先容是甚麼呢？就是：國際
的心理。這個心理從前未曾有過，如今也沒有，在未來
尚須切實地供給一個，否則國際主義永無實現之望。

* * * * *

基督教教會與國際主義

世界上要是沒有提倡和培養國際精神的機關則已，有
之，基督教教會當然要算最適宜的了。純正的國際精神

就是純正的基督精神；凡是明白基督教底普遍性的，和了解基督教底根本的倫理觀念的人們，自然而然會有一種國際的精神。

基督教是生命底一條有定義有解釋的活路，包含着若干重要的厚則和標準，然一切自然主義及功利主義所包含的原則和標準根本不同。這一層歷來解釋基督教的人大率沒有認清楚或竟忘却了。基督教教會奉着耶穌基督底名，而行事底道德標準與世俗相推移，恬不爲怪：這是教會最大的罪孽。至於基督的幾條根本的倫理原則並非不易了解，可以用數字了之：基督底道德信個人底靈性有絕對的價值，承認人與人的關係應以愛作基礎，並且以爲人類現在的一切組織，事功、問題以及普通的狀況應當完全指着上帝底國底一條大路上行去。

要是這些重要的原則早就由教會引來宣傳，教導，三令五申地印在人們的腦經裏，使他們都能殼活潑潑地應用到行事上去，要是做到了這步，而國際的精神再不發生，那真是不可思議了。不論何人，要是他切實地把這

些原則記住了。把他們用作標準，用作嚮導，來研究國際關係問題，而依然不能油然而生上文所說的一種國際的心理，那也真是笑話了。我敢斷言，要是政治家外交家能殼用這些原則來對付一切國際的難題，他們的行事要劃一順利得多，他們的事功要彰顯得多。

再約言之：今日世界底長大的需要，是國際的精神，因爲和近代進化底趨向相融合，也因爲他能殼引領指揮這個趨向。國際的精神根本上就是基督的精神。一個人，或一個邦國，真能效忠於基督底普遍性，真能了解基督底倫理觀，一個純正的國際精神便自然而然地打他的心理直流出來。所以世界上最重要的機關，足以培植這種精神的，當然要推基督教教會，因爲祇有他對於上文所說的普遍性倫理觀，可以負一番師保之責。以前的教會，不論其屬何公會，都沒有盡這番責任。她對於這種普遍性和倫理觀底內容，其實還沒有完全考查一過，所以以學說而論尚不完全，遑論應用與實施。他也未嘗用他的原則來作批評判斷現世的標準。這種失敗的狀況要

是任其繼續下去，國際主義底希望使依然渺小，而教會底責任更要覺得重大了。爲今之計，凡屬基督徒都應具唯一的職志來喚醒教會底責任心，使他對於一切基本的原則有一番更新的更精密的領悟，使他用這些原則爲行事底標準，使他在自身裏面和別種組織裏面培養出一種具體的國際的友愛精神來。



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基督教教會



關心已久之蒙古布道問題

中外同道惦记蒙古很久了，我知道有許多人天天將這蒙古歸主的問題放在心頭，更是不住的爲這件事情祈禱。我們相信，這件事是已經由幻想變爲理想，由理想而將成事實了。會到過蒙古調查的人不少，蒙古的情形我們也是大略知道的，不過我們還沒走那正式入蒙古布道的第一步。這第一步，就是派遣宣教師捧著救主的福音到蒙古去。

各省爲蒙古禱告的聲浪，與蒙古發出來的呼聲相響應，深信上帝是應允各地方的禱告了。所以我們現在應的立刻站起來走這蒙古布道的第一步不要等，時間過去是很快的，不要躊躇，前途無不順利，不要害怕上帝是與我們同在的！

中華國內布道會自成立以來，常常得到各方面的要求，請早日開蒙古布道的工作，前有蒙古模範學校副主任郭文尙先生又有信來提起此事，他的信上說：『蒙古土地有二百五十萬方里，人民有五百萬衆。但是多數人民

未受教育，黑暗生活使人傷心，衛生不知講求，致常生疾病，更迷信喇嘛教已墮入於奴隸貧窮愚昧病弱的苦海中。遂致深雲迷霧充滿了天空，始終不得見上帝的真光，是其心靈的饑渴較比身體的壓制逼迫爲尤深，可痛孰甚。

『喇嘛教不但在迷信上占了勢力，在政權經濟各節上也占了很大的勢力。若不把這種有害的勢力先行打破，蒙古決無改善的希望。試問用什麼力量纔能够打破他的勢力呢？是政治麼？軍事麼？殺人流血麼？我以爲除拯救人心和國魂的基督教外決無第二法門。現在中國已有八千八百處教堂，三十四萬多信徒，似此成績是何等榮耀，何等莊嚴呀！這些教會若能充分的發展這許多信徒若都能抱定了，犧牲的精神，勇往直前爲主工作，豈獨蒙古得救，即四分五裂的中國也大可以振興，心靈黑暗的同胞也都可以得救。這豈不是天國降臨了嗎！所以我盼望大家要注意這蒙古布道的問題，奮興教會，振興中國，榮耀上帝。』

現在蒙古只有四個基督徒，鄙人是四中之一，我們在呼倫貝爾立了一個蒙古模範學校，教授的科目與內地高小及國民相同，共有學生一百多人，預定一九二三年要添中學班，能否如願尚不敢說。我們常給學生聲基督教的道理，盡力去宣傳，儼然成一個基督教的機關，凡少年人無不贊成我們的主張。可惜我們的力量太小，且無外來的幫助尤覺孤單，所以到今天尚未成立一個教會。

「我這次由日本回國，爲蒙古布道及模範學校各事在各處提倡，頗蒙中外人士贊成，深信蒙古歸主，必能達到目的。」

郭文尙先生是我們多年欽慕的一個同志，從前他在北京讀書，後來入了教，覺得自己既已重生，應當再去拯救同胞；所以他就創立學校，藉著教育來傳道作爲基督教入蒙古的一個導引。他實在是一個有胆量有志氣的人，我們應當幫助他。今天提到蒙古這個問題，所以我願意將他介紹給大家。

無論如何蒙古布道是事在必行的，以我的愚見看，有

關心已久之蒙古布道問題

幾條辦法。

一：開中華國內布道會蒙古之部，中華國內布道會現在有兩支部，一：雲南，二：黑龍江，在這兩部分工作以外，該會也很有蒙古西藏等處布道的預備。今年七月間中華國內布道會在牯嶺開第三次年會時，對於擴充宣教計畫頗有研究，當時通過議案四條，其文云：（一）調查邊荒詳細情形，更注重蒙古西藏兩處；（二）在教會中用文字及演講提倡邊荒宣教事業；（三）提議組立宣教團體聯合會議，討論擴充辦法；（四）本會除已有之工作外，盡力之所能爲避荒宣教之籌備。中華國內布道會既有如此的計畫，則蒙古布道托交中華國內布道會辦理，自是一個方法。

二：由任何一個國內布道團體擔任，國內布道的團體除中華國內布道會外尚有二十多個，有的是成立多年，有的是開始組織。他們的布道地點或在內地，或在邊省。若有餘力也可以將蒙古布道的事工引爲己責；而且蒙古所需甚大，就是兩三個宣教團體同時去工作也不怕太

多的。

三：由若干國內布道的團體組織一個會議，合力擔任，如此辦理，則人才經濟必更覺得豐富，或者有人要疑慮合力問題恐辦不到，縱能成立一個連合的會議，不知道將來於進行上又將發生什麼事，故這番疑慮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想各國內布道的團體，既抱了一切同一的志願，如何尚不能彼此互有帮助呢？由黑龍江布道會與中華國內布道會，連合上看來，確能證明宣教團體若是合力進行必是收效更大。

四：由任何一位基督徒發大志賣自己到蒙古布道去，一個人的布道團體是很多的，成功也是很大。我們大家無論那一位若是度量好了自己能力，馬上就可到蒙古去，不必躊躇。

以上這幾條，自然都不是詳細的計畫，若是由此能引出別的好方法來，能够立刻就走那第一步，那是我們大家所歡迎的。因次我很願意請大家懇懇切切的作一番祈禱的工夫，使我們得一個適當的辦法，以達到中華民國

全部得救的盼望。



耶穌的經濟學

華教授講演
簡又文筆述

華哈雷先生 Prof. Harry F. Ward of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Y.，在美國紐約於仁神學院任基督教倫理學大教授，同時任美以美總會的社會服務部主任。他的學問文章，聲世界；因他所主張的是社會的福音，所著出的書多種，俱是要將耶穌的精神和道理，實行改造社會，拯救全羣，而獨樹新見，鞭闢入裏，且特具建設的計畫。對於工業問題，他研究尤為精透，羣稱學權，Authority。如今美國全國基督教聯合會，所採納施用的『社會信條』，Social Creed 為一般人士服務社會的主臬者，就是出這位先生的手筆了。華先生更常在各城邑各大學演講，發揮他的主張。即最稱激烈的工黨社會黨等，也常聘他演講，因他確能發揮耶穌的道理，與近代的社會學說和社會運動，互相關係，互相扶助之處。所以一般工黨社會黨，狠歡迎他。有一年他到加拿大都朗度市某工黨大會演說，並有具體的獻議

耶穌的經濟學

，後來全體會員表決，接納他的獻議，作為定案。這可見他的影響和勢力了。但是因為他的社會工夫日忙，他的社會福音傳播日遠，他的影響和勢力日大，而他的仇敵反對，亦自然日甚；所以一般無道德的資本家，和頑固的保守派，常常攻擊他，甚至當今美國副總統，也著論罵他，羣目他作過激黨人。但是華先生忍辱負重，一概不理，只盡力於教授，演講，著作，指導，和實施其社會福音而已。

我去年有很好的機會，得從遊一載，而且蒙他待作好朋友，課堂所講之外，常常與他作親切之談話及問難，對於他的見解，更為明白，而且十分佩服。由他所得的學問和眼光及精神，真是拳拳服膺了。回國以後，眼見吾國社會運動和工業問題，現已發生，正是有異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景象。我以為現在介紹華先生的理論來中國，正切合時代的需要了。如今我先將他幾篇的講釋譯述出來。俾閱者先

嘗嘗他的見解之滋味。

這幾篇演釋，是他去年在紐約市十四街勞動禮拜堂 Labor Temple 一連四個禮拜晚講的。論這個禮拜堂，也是別開生面；他是屬於『新基督教』的產物，專為一般勞動工人，及激烈的思想家而設的，由幾位進步的少年宣教士主理，求將基督教的道理適應工人的精神需要，一概事業，與別不同。

內中有一種事業，名『討論會』，Forum 其辦法係延請一有學問的人主任，先依題目講演一番，發揮己見，隨後則由聽者，自由問難，自由發揮，自由辯論。這種辦法，現甚通行，成績甚好，華先生的演辭，就是在這種會裏發表。以下所述的，是我當時之筆記，並及其重要的問答。

有一等人說：『耶穌是世界第一位經濟學家』。這不是修辭上的鋪張。然而耶穌的道理，確是解決經濟問題之原則。這却是科學上的真理。怎麼樣見得呢？請一

研究其作用！

第一篇甚麼是財富。What is Wealth?

人都知亞丹斯密士是政治經濟的科學之創造者。據其立論，則這種科學之定義，為『財富的科學』，即是關於財富的產生和施用。但如今我們先要考究財富之真確的定義。現在關於財富之定義，有兩派的學說。

(一) 以為凡有價值的東西，就是財富。因一得了這些東西，即可以得有號召他人勞動作工之權，兼可以交換他人作工的出品。這一派的學說，乃是個人主義的見解。依此說，則財富只是有貿易的價值之東西。

(二) 第二派的學說，則以為倘若財富是有貿易價值的能力，則財富必然是社會的。他的範圍包含兩分子。(甲) 品物，(乙) 品物之利用。譬如你不可以貿易康健及智慧，但是你却可利用康健和智慧，以為他人之幸福。而且你可以賣這些東西，以為他人的利益。那麼這些豈不是財富嗎？這第二派的學說，是將身體上和智識上的資本，盡包含在財富之中。而第一派，則除此項。

耶穌究竟主張那一派呢？他生平以為人是比較所有物質的東西為貴的。所以他主張的，是第二派的學說。他斷定各種品物的意義，都是以人格為衡。他說人得生命不獨要食飯，也要玫瑰花。吾人必要發展較高尙那一方面的生命。因此，財富即是可以發展生命裏較高尙較寶貴的那方面的能力——如美麗啊，真理啊，愛情啊，友誼啊……等等是了。現在可定下兩條大綱要：

(一) 財富的定義，是以人格為衡。財富對於人類的生命有何意義？有何功用可以聯合世人？更有何能力，可以發展人生？這些都是財富的定義中基本的論點。所以財富的定義，不是個人的，要是社會的。

(二) 自覺心或自我，乃是一種社會的出產。人格乃是一件社會的事實。最多數人，最大的好處，乃是社會上唯一的權衡。耶穌的權衡，也同一樣。他訓人要先尋求神國，就是此理。試驗財產的意義，就是在他對於社會幸福的作用。這種試驗含有兩問題：(甲) 你的財產是怎樣得來的？(乙) 你的財產是怎麼樣用去的？這就是

社會的試驗了。經過這試驗，則社會上有許多品物，當然不在財富之列。比方軍用品的製造，並非財產，却是社會的耗費罷。

我們剛說過，財富是要為人造幸福的。但是究竟我們要的是那一種的幸福呢？換言之，即是究竟甚麼是最多數人最大的好處呢？答這問題，也有兩大綱要。

(一) 精神的物品，是較肉體的品物為更有價值為更寶貴。寧願食少一點，也不當無書籍以求真理。寧願少一套新衣服，也不當與人同居而無友誼，無愛情，無服務。這些精神的物品，都是無形而不可觸的東西。現代中最大的罪惡，就是對小孩而犯的罪惡。因社會和父母，不能以財富發育小孩的可能和高尙的生命。這是精神上的大損失了。世間無形而永遠不滅的品物乃是名譽，仁愛，社會的技能，和在協助的弟兄的服務的精神中同為善工；兼以愛情，友誼，服務，以度共同生活。這都是終極的真體。

(二) 佔有的性乃是分裂人類的性，永不能結合人類為一

體，亦不能維持和保護吾人。獨有友誼和服務一條道理，可維繫吾人而結合吾人爲一體。所以吾人大家應盡力做工，以建築一個精神上友誼的團體，即是永久不可破壞之精神的社會。

問難

問 講者對於經濟和財富的解釋，似是反對富族資本的階級，是否將社會上經濟的害惡，歸罪這一階級？

答 我並不是埋怨何種特別階級，因爲歸罪和責罵一特別階級，斷不能帶到成功之處。這是沒用的。佔據的趨勢，是各種階級本有的天性。這種天賦的趨勢，在各階級中，俱是同犯一式的罪過。無論何階級都必須要變化這等下流的趨勢，使成爲高尚的精神的趨勢。

問 我在一工廠做工。我的東家每逢禮拜日，則講耶穌赴禮拜堂，居然是一個虔敬的基督徒。但是過了這一天，自從禮拜一至禮拜六，則他的面孔盡變虐待我們工人無所不至。我今晚聽見先生還高講耶穌的

道理。像我東家的行爲，豈非是偽善的人嗎？我見基督教會裏，都是這些偽善的人充塞乎其中。既然如次，何不將所有教會盡地掃除去呢？

答（華教授當下微笑，指着反問他說：）你願連這一個教會也掃去嗎？如然，則你們下禮拜沒有地方再來研究和問難經濟學的真理了。（乃正式答他道：）基督徒之偽善的也像社會黨人無政府黨人一般。這是人類自相矛盾的普遍性。人并不完全實行自己所說的話。人性的弱點，既然普遍如此何以單獨要責問和埋怨基督徒，和基督教會呢？

問 耶穌是否反對殺人？他與摩西之教有何分別？

答 耶穌的倫理是更超越舊有的殺人之律。摩西之誠，是消極的，而耶穌的誠，是積極的。摩西是禁殺人。耶穌遠行一步，是教人要從心裏愛人。

問 講者是否主張革命的手段？

答 革命的手段，在耶穌出世以前，久已在人類歷史裏試驗不少了。但總未見有何成就。我們當要取進化

的方法。

問 我是中國人。我知得美國是平等自由之國，各國殖民，皆一律看待。但何以獨排華人？而社會黨人及工團等，本來極端主張自由，人道，大同等說，但他們排斥華工最烈。以先生所講之耶穌的經濟學觀之，有何解說？（這一問題，是我自家站起問他的，當時我氣憤而言，爲中國工人出一點烏氣，兼有意嘲那些口談自由，人道，大同，而却排斥華人無毒不出的社會黨工黨。當下舉座的人，拍掌稱善。）

答 這問題是不能離去經濟學的原則。美工排華工，多因華工的生活程度太低，美工生活程度遠駕乎其上，萬不能與華工競爭。欲免此排斥上之衝突，則中國自己當要教育其國人，使一般工人，非盡如「佐厘」之低下。然後於工業上，乃能平等。（接此則勉勵我國人自立自尊，自養成高尚的國際人格，然後國民乃可以與他民族并列。自尊人格，乃是耶穌

耶穌的經濟學

的要道。願國人三復教授之言。）

第二篇 生產問題 Production

關於生產這問題，我們可以先提出三條大綱。

（一）備有一種合理的生產辦法，以供給人民的需要。這是科學的大任務。

（二）社會上既有生產品物以應需求的辦法，但在生產之中，斷斷不能銷毀社會裏最大的財富。所有社會裏最大的財富，即是人民。於生產之中，可以滅殺人民的能力，但亦可加增其能力。教育啊，道德的訓練啊，精神生命的發展啊等等，就是加增人民的能力之道了。倘若在生產之中，連這些也沒有則並不能加多社會的財富。所以對於在生產中作工的工人必要預備發展他們的辦法。這種事則並非科學的任務了。科學以外有許多機關是籌備這種理法的。有組織的宗教，就在此種機關之內。依宗教的辦法，是要發展生產的工人生命的高度至適符耶穌的標準。

（三）我們還要造成一種生產的原動力。試問現在一

般勞動者之生產的原動力，是適當否？以現象觀之，則殊為不滿意。比方農人（指美國的）所出產的五穀食品，完全為交易所操縱價格。因此一輩子農人，都以為出產少一點得利還勝於出產多一點。他們說：『我們鄉下農夫，如今也要學學城市的人士這般精乖伶俐了。』像這樣的出產原動力，因時勢所迫，全是你詐我虞，損人利己。所以我們必要有更高尚，更善的原動力。

上言第三條，我們見其尤為重要，所以要再詳細研究研究。究竟現在一般勞動者，他們以甚麼樣原動力，來作生產的工呢？（甲）大多是懷着失業和無業的恐懼。（乙）有少數人是懷着謀利的希望。前一種，乃是受壓迫的原動力，他們是無可奈何，而後做工的。後一種則是貪利的原動力，他們是為着自私自利而作工的。除這兩種之外，總不見有以自由自願的協作 Voluntary Cooperation 為生產的原動力。而支配現在工業商業的世界，無非是那『肚子哲學』（按即是食飯主義）所有的作用，無非基於一種謬誤的見解，即是以為如欲得人，只須

增加其價錢；人類的價錢。一有金錢的價值，則無事不可爲了。因此有資本的只願謀得厚利；投資於各業而雇人代理之，如此，則自己可不必勞力生產。因自己不親理事業之主人日漸加多而從事於實際的生產事業者自逐漸減少。考其主因，則由於其原動力，無非是金錢的價值。這種原動力，正是現在工業，商業世界中卑污苟賤的根基了。

本國裏最大的工業就是『製造家庭』。製造的技師，就是一般的為人母者。試問，這等的製造家之原動力為何？看看他們教養子女，是冀望得有金錢的價值嗎？他們精神上原動力，自然是家庭的根基。這是金錢所不能動搖的。由此觀之，則世人常說的一句話：『除了金錢，不能得最好的工夫』。正是最大的謊言。試看軍士們疆場奮勇，捨身為國，和醫生們臨危救急，捨己為人。這等事業，斷非能由金錢買來。縱有金錢，亦不能令他們做好一點。是故，我們必要得一更高尚的原動力了。現今的世界，是欲得最高度的生產，而却用最下流的手

段——錢財。這種程度，如何比得上耶穌的權衡呢？

耶穌作工，係本一己的覺心，與宇宙同一本旨。他在家裏的木工棧上，即如他後來在十字架上一般。他的天性，乃是創造的，他拍合各小東西，以成一犬器皿。耶穌這種的精神，正是他乃神乃聖的景光。他眼見無量數人，非是為薪金而傭工的，則是為私利而作工的，他可憐他們。他要廢除這種為賺錢，為資利的原動力，而代以新的，即是發表自己的可能，役事他人的需要。這種原動力，服務的原動力，乃是創造的天性之最有勢力的表示。人類當互相服務，而不當互相宰治。所以耶穌訓其徒輩，不當如君主之治人，而以服務為領袖獨一的試驗，——即是要為他人做多一點工夫。是故服務這條原則，乃是獨一的經濟學原則。有人叫耶穌做第一名經濟學家，就是因此之故了。

在蘇域亞的俄國裏，有義勇的工人，為勞農政府特別効力，在禮拜六假期及其他日間多五點鐘，白白做工。這完全是為着他們國家的需要，和他們愛國的熱忱一點

耶穌的經濟學

原動力而來。考其生產能力，則出產物品加增百之七十五。（按粵東罷工海員，數萬人於泰凱之日，群報効工力為廣州築一模範馬路，差可與俄工互相輝映。）是故近代生產的問題，乃是要尋出一種技能，以造成這種高尚的原動力。

問難

問 耶穌答問其納稅宜否之言，說：『應以該撒皇帝的物給還該撒皇帝以神的物給還神。』這個答案含糊得很，究有何意義？

答 耶穌的答案，先言給皇帝乃言給神，顯是特注重後言的。（按外國文法，是以最末言的為最要的，與我國作文先賓後主的法略同）我們當要忍耐靜觀世變，則自然可見耶穌的垂訓，一一實現了。我們只要注意，在要重的那一層，——將屬神的給神。羅馬的大帝已得了他所應得的了。德國的該撒，也得了他所應得的了。一般人道的惡魔，社會的蠹賊，時間裏將也必得他們所應得的呢。

第三篇 消費的作用 The Function of

Consumption

在這篇內，我們所討論的，是資本與消費的關係。所謂『終極的消費者』就是個個人的生命。但是現在有許多品物並非因消費者的需求而製造的。你看各種品物，花樣翻新，層出不窮。這些多是消費者所不求買的，亦不需用的。但廣告品滿街滿報，推銷人亦家家探訪，都是鼓吹人，誘導人，購買那些非需要的東西。人民的心理都為他們如簧的巧舌，如花的告白迷惑了。這些品物的價錢，都受製造家或販賣商抬高，要挾人必買他的，消費的人並無定價權。吾人需求那樣，則莫由得那樣，不需求這些却迫要納重價購買這些，分明是不能施行消費者本來正當的功用了。

究竟為甚緣故消費的人無權自定價錢需要，和出產呢？因為在這現行的社會制度之中，消費者並非出產之目的物，只是為人利用的中間物，——即是為少數人生利的用具。生命的需求和用品，并非為所需用者而製造，乃

是為少數的私利而出產。譬如地底電車之建設（紐約市通行）本來是以便利市民的交通為目的。但是如今乘車的市民并不是這種建設之目的，却是為少數人利用，以作其謀利的源頭。因這少數人，有多餘的資本，必要生利息，所以用盡千方萬法，不論這處那方，不顧人家需不需要，總求投資生利便得。因此之故，一般消費者的身分就自自然然變主為奴，由目的而被迫作他人的用具了。是在這社會制度之中，吾人五官的知覺，個人的嗜好和心志的慾望，盡被少數人強姦了，（*Debasch*）更被弄壞致成下流了。這樣就是近代工業主意中生產上非經濟和無効力之處。

倘若人人實行『愛隣如己』這條教訓（耶穌的金律），則所有製造出產，必是為着適應人生的需要了。大哲學家康德說：『永不能待人當作你自家的用具，必要待人是目的。』從前希臘的士都益學派，也有這種議論。至耶穌的教訓，更加多一點，而且更為顯明。他主張仁愛，不是抽象的空設，乃是具體的實際。愛人的必要服

務。依他的經濟學，則製造出產之目的，是要為消費作用，——即是當以人民的需要，為出產的目的。耶穌說：『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就是這個道理。各派的社會主義家，也如此說。信宗教的人，也如此說。所有的神學家，也如此說。

如今我們要研究救濟之道了。對於此問題，有兩個緊要分子。

(一)必定要一種『辦法』，先要詳細切實調查各種的消費，然後以科學的方法，陳出一個具體的辦法。這就是科學的經濟學家，和各種社會主義家的任務了。

(二)但更要一種『人心』。必要吾人的心術，理想，精神，志向，原動，態度，目的，完全變化，去舊維新。這種種改良的人心，與那種科學的辦法，并肩携手，共同進行，乃能有濟。一先一後，俱不可行。變化人心的任務要不離乎宗教了。

問難

以下數段俱是節華先生答難之言。可惜忘記各問題故只

錄其答語。

因為人民有贏餘的資本，所以要設法投資。投資愈多，製造出產遂全為發達資本之用。愈去愈遠，每況愈下。所以今日許多的出產，並非為着生命的需要，只是資本的用具。資本一天一天的重重疊疊投放在上面，工人日日勞苦工作製造非需要的東西。所以人民最需的品物，就一天一天的沈在底下，日少一日了。

倘若吾人以為衣食兩樣，就是人生的獨要，則自然變化成爲現在工業主義的強盜世界，專一搶劫平民的財富了。但是人人必要以公道，正義，和情誼，友愛為先，然後共同做工，互相服務以謀生活，則此弊可免。

在社會上面重疊投資，而不顧人民的需要，這是『死的文化』之現狀。吾人所當儲蓄的，只是預備够為明日出產之用便足了。

生命的目的，不是品物，却是生命。吾人先要接受耶穌這一條大道理，然後經營那辦法。

消費的適當標準，就是人民幸福。但甚麼是幸福？可

惜人民多不之知。如何方爲適當，亦不之知。人民不知其所需的，這是最爲可嘆！譬如人們果得了管理生產的能力，怎麼樣呢？他們怎樣使用這些能力呢？他們要甚麼，就可以給以甚麼，要幾多，就給他幾多嗎？照這樣理法：我們可以得一個新世界嗎？這是一個大問題！人民究竟知得甚麼的食物，是有益於他們的身體嗎？若他們要那樣得那樣，要幾多得幾多，他們不會依舊放縱慾望，一如現代的情形嗎？所以人民，必先得識得他們生命所需要的，和所要求的是甚麼東西。這是宗教的功用了。中國婦人纏足，西人笑他，但紐約市婦人愛穿時式的窄小高跟鞋，與纏足的弓鞋何別？曾記有掘得金藏而致暴富的，來紐約求樂，千金亂擲無稍吝惜。又平常富人每食一餐，輒費五金十金，種種社會惡習和窮奢極欲的人心都是不宜於新世界的。欲求新世界，不得不先有新人心了。

精神界的所有，和物質界所有，多少的分量，如何支配呢？淺言之，圖畫和肥豬，各需多少呢？要啤酒還是

要新婦呢？這是關於存在的權衡了。Scale of Existence 品物的出產，究竟要根據於生命的標準。味道啊，要求啊，需要啊，等等的高下，吾人先要變成一如人類所應有的。人類存在的意義，就在其中了。

耶穌的主張，是人人要有完全的生命，——頭腦，身體，靈魂，都要完全發達。但是發達是爲甚麼？要是爲他人——爲服務於他人。人類由下等動物進化以至精神的生物，則其消費不應該要爲自己，一如獸類一般，——當要爲精神的目的，即是爲人，爲神爲永久無限的將來。

關於經濟上當要有組織。組織辦法，不止要從最初級的生產着手，且即要從消費着手，並且要從買賣帳目上着手，如是乃能管治全部的經濟作用。

倘若政府是保護資本以抗平民的，則又如何？這就是國家的自殺了。如是則須由造成這政府的人廢除這政府，而另立新的，好的。政府來來去去，但是經濟的作用，永遠不息。先治理經濟界，則自然治理得政府了。

問 耶穌說人得生命，不獨是要食飯，可見食飯是不可

少的，有飯食，則禮義可興了。先生以宗教教師，也高談經濟，而並無能決經濟問題的答案。何不只教門生講耶穌，獨讓我們社會主義家，尋個方法，來救人罷？

答 不錯我是宗教的教師。但耶穌所說生命的需要，不獨是食飯，更要精神方面。你謂我沒有具體的答案嗎？你聽見不聽見，我剛纔說過有兩種辦法，一是方法，二是人心，理想，道理？

第一層，是屬科學範圍，要你們科學的社會主義家，研究和試驗出來。第二層，是屬宗教範圍，好讓我們去宣講耶穌的道理，養成好的人心，以實行你們的好方法罷。這兩範圍異軌而同歸。我們不要爭鬥，要携手協作而前進。

問 聽先生的說話，似乎反對革命，但我前年在俄國親歷其政府，和社會的黑暗，和俄皇貴族之殘暴，在這境遇中，我斷不反對小小的革命。

答 問者的話，是以五年前俄國的社會，比較今日美國

。本來比礙不倫，可不提及。但你說不反對小小的革命。我不要小小的革命，我都要大大的革命，用以改革殘殺同胞，剝奪同胞的人心，以爲新世界的基礎。

第四篇 財富的分配 Distribution

在最古時代，天然財富，先是公開，任人予取予携，各取所需的。無如人心不善，有的人貪取多的。有的人，結黨恃力，佔據財富爲己有。其餘人民，要納回購取，不得自由。更有雄霸一方，兵精糧足的大地主。大君主，恃其武力，攻池奪城，強搶強劫，收沒他人的財富，以爲己有。奴隸其人民，以爲己用。貴賤貧富，馴至相懸太甚。財富分配之不妥，自古已然，至今未改。富人擁資，更求多利。貧民及普通人又爲其利用，以作生利之器具。

古時野蠻人每有一強盛的部落，擄奪其他衰弱的部落之富有，現在則一個階級謀奪其他階級的財富。如煤，鐵，火油，棉花，肉食之類都是歸一階級所攘奪爲其私

有。而近代的法律政治又多爲保護私有財產而設，使子孫得保守其强有力的祖宗所獲得的富有永遠在其私家手上。在這個社會中惟助其搶劫的，乃得些少利益，其不爲利用者，反受貧困。所以動輒以救國愛民之名，而殺人盈野。殺人技精，和發明利器以殺人者，與及操奇制贏，剝奪平民之資本家，製造家，商家等等，無不受經濟的上賞，和顯耀的名譽。而醫生啊，科學家啊，教育家啊，學術家啊，反無所得。他們貢獻於社會的最大，爲人民謀幸福最多，但是，唉，誰理他們！因爲經濟的酬報獨歸一特別階級放在社會上，如今貧富不均，財富分配不平，因而生出種種的害惡，就是果報了。

但是這一條強搶的元則，日下一天一天的要廢除了，因爲有幾個原故

(一) 遺下不好的成例 因自己強盛時則搶奪人家的，但等到人家轉弱爲強之時又自然會復奪自己的——於自己手上或於承襲人的手上——都是根據自己所用之強搶元則。一思及此，這條原則不攻自破了。

(二) 不合道理不可施行 社會愈進化則互相協助互相服務之理必要替代強凌弱之理。耶穌教人，欲爲大者必爲衆役。這一條新的原則，施諸個人間施諸階級間，施諸民族間，都無不然。那强有力的更有一辯護，謂人當得其所力賺得的。但是以現在社會制度看來，則很難證明什麼是他賺得來的。農夫耕田收穫時所割得的禾，自然是他賺得的。但那工業大王也可說，這些工業都是我隻手建築的，這豈不是我賺來的如我所有的嗎？所以在現在社會上複雜的制度之下，很難定奪。吾人只可認定一個標準，以爲分配財富的原則，卽是爲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幸福。

改良分配財富的綱要有三：

(一) 以工力爲衡 做工用力多的則所得也多，至少也足以養家。但徒以做工爲衡也不够。爲甚麼呢？因爲那鼠竊狗盜之輩，豈不是也用力做工嗎？他們所得的財富怎算平允？所以不能離上言的標準。那做工者所出的力，必定是要爲着他人服務，爲着人類幸福的，才應該分

享人類的財富。爲人的工力愈多則所得應更多。這就是估定工力價值之權衡了。現在社會，誰得最多的財富呢？是那些大財主、大資本家，和那交戰而得勝者呢？還是爲社會挨苦服務最著的人，如教師，醫士，牧師等等呢？誰爲當，誰爲不當？諸君可不言而喻了。

(二) 以需要爲衡 譬如有人無力作工，又不能借助於他人，豈非要陷於苦境嗎？但個人的需要，不是該個人的問題，乃是全民族的問題。全民族斷不能任個人因需要受苦而不理之。故亦當施行按其需要而受酬報之綱要。古時猶太法律，任人在田摘米粟食品，而人民則有權自食，第一次自己產出之品物。但耶穌之譬喻，則最末來之人因其需要、所得與最先之人一般。他且於安息日，在田摘粟而食。這是背乎當日宗教規矩但耶穌是主張凡饑餓的人必定得飽，即犧牲當時神聖之物，也要營養生命供其需要，故據耶穌之理想，人類的需要是駕乎私人財產，兼駕乎宗教儀禮之上。

(三) 分捨財富 以應衆人的需要一條絕大道理。所謂

耶穌的經濟學

生命的需要，不獨是衣食住，更要的是精神上的如教育，衛生，道德，美術等。分捨的生活，即是家庭生活。家庭之內，教育和飲食等等的機會和權利弟兄姊妹們所得的豈不是均等嗎。但是現今的世界所運用的，是甚麼道理？完全是偷剝騙奪的道理。這樣不行了！捨所有以應需要這一條的道理，乃是家庭的道理，亦即是至神至聖的道理。你看啊，神的霖雨和日光，豈不是分捨萬民普遍天下一律平等的嗎？

問難

可以解決這世界裏經濟問題的獨一道理，就是分捨所有財富以應所需的，一如神的子女一般。吾們一承認這條，則諸問題，可迎刃而解了。獨有這道理，纔能作新世界的基礎。世界人類，也不能以甚麼法律盟約而聯合。獨賴供應人類需要這條大道理，方可聯合人類爲一體。所以我們要調轉方針，向世界的需要着手。比方世界上兒童時代的需要是最大，我們應分捨所有財富的源頭，以發達一般兒童，使其他日好作社會的良好分子。

問 設使耶穌今日要對着衆基督教徒講話，他要說的甚麼呢？

答 他今日所說的，也與當年對那些從他的所說一般。他必定說：『爲甚麼你們口口聲聲叫我主啊，主啊！而却總不實行我的教訓呢？』倘若他見着如今社會上的工業商業制度，他必定照當年他掃淨聖殿，逐去營苟之徒一樣，也拿起皮鞭，撩起衣裳，驅逐現在社會上的惡人了。

問 耶穌的辦法是甚麼？

答 我查得耶穌並未有教人以辦法。他只教道理和宗旨而已。

問 你主張吾國（即美國）採用俄國勞農政府的制度否？

答 我不主張一民族要全部接受，模仿，和施行他民族的制度。因爲各民族的環境，風俗，情狀，需要，各不相同。制度必不相合。我主張美國要有我們美國自己的制度。各民族中，要互相協作，同趨共一

之目的。劃一的辦法，斷斷不行。在歷史上，已顯出凡劃一的方法，永不能解決所有各處的問題，所以是無可能的。全體雷同呀，獨一教理呀，等等，都是奴隸人心的制度罷。單是共抱獨一的目的，是能聯合起來。

問 我聽見講者以宗教家資格，而干涉社會事情，兼以耶穌道理，解決社會問題。實在可笑，宗教自宗教，經濟自經濟，兩不相容。勿來此傳道罷！

答 你的問難，令我想起一段故事。有一位宣教師，他眼見該市工業制度之不良，及工人之受苛待，乃設法改良運動各資本家求改造方法。但說也奇怪，各資本家對他所說的，也與你今晚所說的一樣：「宗教自宗教，工業自工業，兩不相干，勿來攪擾！」殊不知這是普通人的錯解。宗教是要與工業商業諸般社會制度社會問題極有關係。宗教的任務，是要先改革這社會害惡的根底，即是人心。凡有害人的，宗教就要攻擊，就要改良。宗教是社會上的大勢

力，所以改良社會必需宗教。

問 比如我們工人手無寸鐵，力弱聲微，依先生的教訓，如何辦法？

答 你們工人有絕大的勢力。但你們無見識，不曉得施用這勢力。倘若你們統統聯合起來，這世界是你們的了（接華先生是主張代議主義，由議院立法律，以和平手段，解決各問題，他常引英國代議政治之解決各問題，促進平民主義，工業改良，成就獨多，法國常用革命手段，其成績反比不上。他又主張工人聯合以參政權，由此可施改革）。

問 先生主張以多數人之幸福為標準，而且不主用武力，但尚有少數人，不顧大局，害及全羣，又怎樣？

答 我所不主張的是以武力殺人。至多數人確實的幸福，確要保全。譬如無論那一社會，斷不容少數有危險病的人，傳染惡疾於他健康者。倘若他仍不顧羣福，衆人就不得不禁止他使用自由權了。

問 先生講得如此好聽，但你可指出有一個資本家的確

耶穌的經濟學

實行耶穌的道理的嗎？又可指出一個教會，不是受資本家勢力支配的嗎？

答 資本家在商業中或工場裏，不守耶穌的道理的，確是許多，但不可一口抹殺。我自己確識得具有資本而用新美方法，善待工人，及善用財富的人。對於教會亦然，因其被害已久，雖有許多是未能脫離資本家勢力，但各城邑村鄉之中，漸漸發現新的教會，一如我們現坐這裏的教會一般，由具有新穎思想和社會熱情的青年宣教士主理，極注意於社會改造的諸般問題，這是新基督教的表示了。

問 先生爲甚麼來在這裏，對我們工人講，縱說得天花龍鳳，何益之有？何故不向面團團的資本家，宣傳你的主義？

答 你不明白，我不是自家來這裏的，我是這教會的主任人，特請我來講演這題目的。我不止來這裏，我差不多個個禮拜都是四出講演同一的主張，對學生，對資本家，對工人，都是講這番說話。

金陵神學誌特別贈送預告

生命

十六

欲得講道材料者請讀本誌

欲知聖經及神學上之正當解釋者請讀本誌

欲研究基督教精義及宗教問題者請讀本誌

欲得學術上之最新介紹者請讀本誌

欲知哲學科與宗教關係者請讀本誌

欲討論教會行政問題者請讀本誌

凡會肄業神學欲知同學消息者請讀本誌

甲 (刷新) 自八卷四期(即本年冬季陽歷十二月底出版)起冊頁放大增加材料用語體文及新標點排印

並特約海內名人擔任著述期能發揮基督精神為教會價值之雜誌

乙 (贈例) 擬以八卷四期增印一千冊廣為贈送凡欲索閱者須惠郵票二分半並開明地址姓氏一人祇限

一冊贈完即止

丙 (內容) 發揮神學 研究聖經 介紹學術 解答難題 貢獻材料 同學通信等類

丁 (訂閱) 自九卷一期起無論新舊訂閱者一律重行函訂並先惠報資空函恕不奉命郵匯不通之處以一分郵票代價九五折算

戊 (定價) 常年四冊定價一元 本校畢業生六折(祇限本人一份)本校畢業生介紹者八折 十份以上

八折 二十份以上六折 代售五份以上者贈送一份 零購每冊二角五分

己 (通信) 南京漢西門金陵神學神學誌理事王治心

整理神學之困難

美國 Walter Rauschenbusch 羅乞師德神
學教授樓震鮑斯博士著 應元道譯

要求基督教教義的改變，每易引起恐怖和危殆的震顛。宗教的真理，乃吾人所持以實行的真理，似不便加以減削和改造。即使不言減削和改造，而僅僅提起改變之必要，則依多數人的心理，必以為失了神學一部分的確信和真實，那是無益而有損的。多數人的熱忱的信仰，即是他們多年靈性生活的糧食，故能反抗宗教思想界的任何改變。每一個時代的信徒，都把教義擱在很高的書架上，使後生小子們無可達到。……

我對於信徒們的保守的本能，——即不願捨棄。使我們生活成為聖潔的「所有物」——表示完全的同情。但這樣的「所有物」，已是所存無幾了。或心中很覺快慰，因為社會福音所要求的改變，乃是建設的，不足破壞的。所謂「改變」，亦主張增益，而不主張減削。社會福音所要求的，是要推廣得救的範圍，加增做上帝工作的宗

教能力，他需要多的信仰，而不欲減少。他給我們更完備的和耐久的拯救。他引起了更銳敏的罪之感覺，並傳悔改之道於一般陷人於死地的「精神之士」。

對於遺傳的神學之攻擊，多半由於智識階級而來，因為他們受了科學時代以前的「非批評的」和「非歷史的」的信仰，再也不能容受了。他，完全可以主張說：科學上，所不可能的，不能用宗教的名義，而指為近代人的必要信仰。但是自由主義之理性的，減削，倒未必使宗教性質更覺濃厚。要移除燭上的燈花，必須加以剪麥的工夫；但是偶不經意，便連火焰也撲滅了。我們對於神學上的減削，也是這樣。批評式的「澄清」，固然緊要，但宗教的能力，發於偉大的意識：使人覺得與上帝作重新的親密，是吾人之單純的需要。社會福音所宣言的，即是此種需要；如果新舊的信仰能真正和諧，便是拿新的火和新能力輸入於舊信仰中了。

保守的能力，不皆因宗教的親情和忠誠而起。他的一部分，也由於不很重要的原故。教義的神學，比較別和

神學尤覺遠離事實。經典式的註解和教會史，是專求歷史上的材料；所以他們的職務，是尋求事實。新事實和科學的壓迫，使他們修正自己的材料，以接近『實在』。教義的神學，專講不重要的和不能確定的事情。他能延長『古傳』的流傳。教會對於神學家們的要求，即要他明白表示教會的主張是什麼。舍此以外，再要添上別的，便是不討好的，越分的職務了。

照理論上講，教會是一個講無我的服務生活之偉大的團體。就實際而論，教會所以有很大的關係，全靠他自己的能力和威權。他的威權，又多靠教義的固定性。羅馬的教會，常取自衛的態度，來維持教義的一致。在形式上排斥『異放』，僅僅是最劣的反抗『改變』的工具。精敏的和性靈的壓迫，是一般和自己教會立異的人所常時感覺的。此種自私自利的保守主義，不能幫助神國，反足以損害他。

.....

神學需要定期的恢復作用。他的最大危險，不是摧殘

，乃是老邁。神學若表示少年的宗教所感覺的推理方法，乃是強健的，有生氣的。倘使要教訓了以後，纔能使人明白，便是陳死的重擔了。最初的教會信條，和神學的思想，確能維持教會的團結力，匯集他的各種勢力，使他對敵反抗的權力，現有的神學思想，有好多已沒有現代的意味了。我們對於他的敬意，不過像對於一種祖先崇拜罷了。勉力地信奉與我們無關係的宗教信仰，便是薄弱的禁慾主義；我們確已難爲了自己的智力，用信仰之心把他認爲聖潔的了，社會福音并不用教會的威權，來把持我們的心。他自能把持人心，不靠這樣的威權。他對於我們的効力，如同四世紀的那希 Nicene 神學，和十六世紀的改正神學一樣。倘能沒有了他，神學將愈爲『回憶的事』了。

凡創造神學的偉大思想家，類皆『改變思想以適應實際之領袖人物。保羅的新神學，即是新的宗教經驗和實際需要之產物。他說：猶太的法律因基督的死就廢除了；他說這話，無非要解除古代的把持，把福音傳入異

邦，使基督教成爲國際的宗教罷了。路得所以主張『因信得救』，因他從經驗方面相信這是接近上帝的更好方法，比較行善得功好得多了。這樣的信條，便爲各國神學的基礎，因他是當時社會和宗教革新的呼聲，更是那有力的工具，可以破壞半政治式的教士權力，封閉了多數修道院，移用教會的公產，增進市會和皇族的政權。目前的事物，無有引起宗教革新之能力者，惟罪和痛苦的意識，和那企求公義及新生之願望，——即是表示於社會福音中的——總能促進改革的能力。

.....

宗教在歷史上的進化，每能表示宗教和倫理的結合，和非倫理的宗教行爲之革除。宗教和倫理的結合，在耶穌的生平和心靈中，每建於最高的完備。耶穌的時代以後，基督教便追到『基督教以前的時代』了。儀式的舉動，和正教派的信仰，均爲得救所不可少；這些原素本有他的價值，不過於品性上沒有直接的關係罷了。

以前神學家的責任，在擁護這些非倫理的宗教成分，

整理神學之困難

所以不能不傾覆。要保守基督教的本性，最好是使宗教和倫理成爲全心的生活中——在這生活中，對神和對人的兩種意識完全融合。——不可分離的要素。神學的任何運動，倘能固守宗教和倫理的結合，便成了基督教思想界中之健全的和基督化的勢力了。

社會福音即含有這樣的性質。他的注意點，是社會生活中之倫理問題：——他不但把宗教和職分聯在一起，更把宗教和偉大的義務——即以宗教感情來激發靈魂，并在上帝那裏投誠求助的——結合起來。歷史上的基督教，富於非倫理的行爲和信仰，所注意的幾乎都是天堂和永生之保護。在他方面觀察起來，要建設上帝的國，惟公義的生活和行動纔是興的。在社會的基督教中，沒有什麼可助長迷妄之發生。社會福音和神學思想越有接觸，宗教就越注重倫理的公義了。所以，社會福音好似神學內部的改過所，也好似基督化的勢力。

.....

神學是教會的奧妙思想。神學中的一些問題，是不可

知的，不可了解的，除非教會多注重他們。甚至神學的名詞，也是普通人所不能白明的，除非他在教會的勢力中過了數年的生活。耶穌和他的門徒皆是平民。耶穌的教訓和神學家的教訓不同：——簡單而有力。基督教自低下階級入於高上階級，他的社會的同情心，不如從前那樣普通和博愛了，他的言詞就比較的複雜了，他的推理就比較的推理精密，和離異了。歐烈琴 Origen 覺得他應當替樸素的希臘人和耶穌的簡單的理論道歉。因此神學便成了專門家的事務了。平教友的第一格責任，即是全心相信他們所不能懂得的。

論到實際的結果是這樣的：一般平教友往往照教師們所說的去相信了，不過有的時候他們也於無意中選擇一些合於自己心理的真理。普通所實行的信條，大概是很簡單的。人往往負了神學的重擔，而所實行的不過是小小的一部分。宣教師如能按時查察他的教友如教員們查察他的班級一樣，他便覺得一個人雖久處風雨之下，而他的內部仍然是不透濕的。當中世紀的時候，雖一切哲

學皆是神學，而宗教懷疑又是很少的，但一般平人，仍有他們自己的信仰。在政治家，藝術家，和商客的記錄中，在普通人民的歌謠中，在石工和匠人的表號中，均有一種簡單的能指導他們生命的信仰系統。他們信上帝和他的定律，信永生和一切報償，信基督和他的仁慈，信公義和邪惡的區別，——以這一種信仰，他們就去完成上帝所給他們的責任。

社會福音似與本人的宗教相近。他所對付的，即是壓迫常人的心之現實生活中的倫理問題。不過他是訴之於上帝，訴之於他的意志，並訴之於他的神國。又訴之於基督，訴之於他的精神，訴之於他的定律。在聽者之中，要是肯疏離教會，而大膽譏罵神學的術語，也必願傾聽那與社會問題有關係的宗教思想了。

神學決不可減縮他的思想，以適應未受訓練者的幼稚思想。無論那一種勢力，倘能減削神學的術語，而使他接近實際的生活，便是神學的一種幸福了，向來神學科的教員，喜用拉丁文來演講和著書。世上最便於說無聊

之談的一種文字，莫過於拉丁文字。我們必須用衛生的方法，把一些脂膏的肥質排除干淨，纔能使神學說出本國的話。倘使神學能對付社會救贖的各種問題，而思想怎樣實現他的教義於神國中的那種方法，那麼他的健康就可以更進一步了。

：：：：：：：：：：：：：：：：：：：：：：：：：：：：：：：：

社會福音之革新的能力，能使神學應付近代的宗教需要。內心的宗教，往往足「缺少」的呼聲。人之所以祈禱，大概是為自身的擔負，或為疾病的纏擾，或為孩子的遇險，或為不健全的情緒佔據於心，而不能擺脫，或為偶然犯罪，而思有以解除，——凡此種種，均可發為祈禱的呼聲。因為這些需要是超乎他們能力之外的。所以不得不呼求那更高的能力來幫助他，寬恕他，潔淨他，和救援他。

現在的時候，那些使人趨向於神的祭壇之種種恐懼和重負，已一變而為輕鬆的了。一般人民，漸知疾病之源是出於自然的，而不是出於鬼快和神的怒氣。雖然那

整理神學之困難

Streptococcus 的惡面目，現在亦比那侵擾緬甸小族之鬼更和善一些了。從前的人，覺得破壞了習俗所禁止的，如手觸禁物，星期五食肉，和安息日作工等，心中很覺不安，以為是犯了很重的罪了。現代基督教的教訓，和普通的宗教上之淡漠，均能減輕這樣的恐懼和罪惡。

不過在其他方面，我們對於公衆的罪之感覺。就更銳敏了。：：：公衆的罪使近代人感受良心上的刺激。倘使這些良心上的刺激是愚拙的，病態的，那麼深遠的灼知，和高尙的基督教訓，必能把他提高。一個不覺悟的人，絕不過問他的紅利之肥大豐滿，是靠誰人的心血的？上流階級的心理，對於一般受俸而替他們分勞的鄉民和田戶，儘可度他們寄生的生活，而無須存一些同胞的感情。近代的德謨克拉西，已把這些低級的同人列入於我們觀察的境域了。人們倘使從基督那裏得了一些宗教的感情，就覺得他的加入於「壓迫的系統」中，實是一樁不可忍的重負和罪惡了。此種感覺是不是病態的？——抑人生而無此種感覺，例是病態的呢？人在今日而猶

不覺公衆之罪者，實可列於頭腦昏昧者之列矣！

公衆之罪的感覺，誠屬近代人的重負。這種重負，往後更無增加。試問舊式的神學，能應付這些罷？他是否能應付由戰事而起的宗教問題？個人的寬恕，能不能解決衆人之間的交涉？倘使一個人有了五千萬的資財，和從他並血汗底下奪下的利益，而到基督的審判臺前請求寬恕，並願信仰基督贖罪的犧牲，試問這樣的人，迦爾教文派能够應付得當麼？

.....

照傑姆斯所說，宗教經驗有很多的种类，而且有的經驗確乎是高過於别的經驗。最普通的，即是專心注重於自己的罪，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運命。舊約之中，常時記載有最高的「上帝意識」者如何得了上帝那裏的經驗，而承受了先知式的使命。在這些援別中，做先知的並不爲自己的得救而奮鬥，但後來基督徒的聖者，倒是這樣做。先知人所悲憂的，不是由於個人的永劫，却是由於「與民團結」和「社會感情」之種種感覺而起。先

知人的希望和慰安，不是單爲他自己，並且爲他的國。這樣的宗教經驗，比較那由恐怖和自私而起的，實在更具基督教的_{精神}。因爲這樣的經驗，包含了個人發展和宗教能力之更大的可能性。

社會福音所造成的一種宗教經驗。和那先知式的很相接近。他能散佈基督教精神和社會意識於那尋求上帝的新舉動中，並且散佈這些原素於人的慰安和感_之特殊的經驗中。這便是現代最少年的最時式的和最有力的宗教了。

宗教的經驗，對神學能起反動的作用。試觀一般革新神學思想之流，如保羅、奧革斯丁，路德，福克士，魏司理，和雪萊爾曼啓 Schleier Macher 等皆曾與上帝作直接之經驗，並在新問題之壓迫下，作幾度的思想改革。他們又以經驗爲根據，而作寬泛的概括。譬如保羅所注重的是法律；他覺得自己的努力是無用的；他已尋得基督是恩慈的，自由的，又是人生之一種能力。他就根據這樣的經驗，去建設他的神學。路德在天主教的_{道法}

主義之下，感受同樣的經驗，使他了解保羅的神學。他把保羅的神學重新振作起來，而建造一種解放的神學，把一切與他經驗和教義不符的原素，從宗教實行和宗教思想中撤去。

我們的隊伍中，大概以庸者居多數，故不能以個人的經驗，範成了共同的標準。不過我們早年的經驗，似乎可作我們的指導者，而使我们試驗那似真理的和實在的。我們只選擇一些合乎我們經驗的理想，把其他和我們的生活不相同的都棄置了。倘使多數能思想的，都趨向於同一的選擇方法，那麼，於神學上的總共影響，就很大了。這是神學上的一種承審作用，是一種根據於宗教經驗之德謨克拉西的改變。

現在我們有兩種建議：（一）凡經過共同一致的社會感情之宗教經驗，乃是一種很高尚的倫理性的經驗，這經驗和聖經中先知人的經驗很相接近；（二）凡是新穎而顯著的宗教經驗，對於神學每易引起反動的作用。我們以為這兩種建議，應當互相連接。我們豈不能希望社

整理神學之困難

會福音的勢力和主張，對於神學有一種有益的感化麼？社會福音已經把神國的教義恢復轉來了；這神國的教義即耶穌所第一注重的，而却為個人式的神學所遺忘了。神學每每需要革新的作用。而於當今的大改革時期，為更需要。不過改變也是有損害的。倘使改變是不可能的，那麼，社會福音的勢力便是最建設的和最有益的過渡，使這樣的改變可以達到。神學倘使推廣了他得救的範圍，更能注重於社會罪惡之負擔，更信仰上帝國的福音，那麼，他的基督教的精神，當然不會減少的。社會福音的宣言，更能引起那主張教義的神學者之先知人的精神。於是這般教義的神學之主張者，就願意從上帝的精神那裏尋求勇敢和威權了。因為神學的自身本具有權利，可以遠瞻他的前程，又得享受「宗教默啓」的光明。

NOTICE

WE CHARGE 25 CENTS EXCHANGE
ON EACH PERSONAL CHECK

THE MANAGER

私 人 支 票 每
張 應 貼 水 二
角 五 分

本 社 啓

生

命

八

游歷歐洲的印象與斷案

步濟時

去年夏天我加入了艾迪先生的團體，得以游歷英國和大陸上幾個國都，共有兩個月的工夫，這次游歷，實在是我的特別機會，願將所得的印象和斷案，向大家報告一回：

這三十位男女基督徒，人稱爲（美國考察團），同到英國去，原是研究英國實業和社會的狀況，而後本着基督式的解決，去解決美國同類的問題。我從前因爲回到了美國，纔得着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這次游歷，亦是如此，不過加入這個團體，乃是個例外的機會罷了。我就在七月六號同艾迪先生等登程了。

這次游歷所用的方法，完全是考察討論的，我們的先鋒官 Cherrington 先生預先請定了一般演說員，所以每天要聽二位的演講，完了之後，就公開討論，並且要和他們質問種種題目。我們住在唐比廳，在倫敦白教堂裏，那個地方，是第一的社交俱樂部。至於那請定的演說

游歷歐洲的印象與斷案

員中：有

代表雇主的：如，Scebohn Roundtres 和別位。

代表政治勞動黨的：如，Arther Henderson, Clynnes, 等。

代表勞工運動的：如，Thomas of the R. R. Union,

Ramsey Mac Donald George Lamdsbury

演講工人教育的：如，Wn Temple 是滿車士特的會長，Arther Green wood 和別位。

演講教會和社會問題的：如，Principal Carvie, Orchard 博士，Gore 會長，和別位。

演講社會黨的運動的：如，Philip Snowden, Sidney Webb 等。

演說俄國情形的：如，Margaret Bonfield, 女士，Land-spury 等。

演說國際聯盟會的：如，Lard Robert Cecil

代表英國現政府的，有 Philip Kerr 先生，演講大英帝國現在的問題，他充當喬治的秘書，已有四年了。

此外又有人演講合作運動的，有演講建築工人組合的，有倫敦經濟學家陶葛Tawrey，拉斯基Laski演說社會實業等等問題。至於波蘭，印度和世界擾亂的問題，亦有人給我們演講。

在一個短時間內，聽了這些聯續的演講，我覺着所得的印象不十分切當，不大合適，但是我也要把在英國得的一些印象和斷案總結起來，說一說：

第一要說：英國勞工運動的領袖的倫理理想——英國現在有一種偉大自覺的社會政治的運動，他們公認的目的，是要得着更好的社會秩序。假如英倫海島上的投票人有百分之五贊助他們，他們在議會裏，就佔大多數的地位。英國不像美國似的有複雜的外國工人，對於政治的民主，代表的政府，也有深遠的信仰。並且那重看實驗，輕看理想，承認進化，否認革命的英國人，很有非常容忍的精神，所以勞動黨不多幾年內，准可以奪佔皇家政府。勞動黨的黨員，近來越加多了，而且加入的人，不全是靠手做工的人，一般用腦經的人，亦加入了，

如同Tawney, Arthur Green Wood, C. H. D. Cole, 更有 Sidney Webb 等等，均是黨員。他們最末後的目的，是實業的共和，他們在把持政府問題上，已經得着了實業的共和，而今在實業上，也要得實業的共和，一切實業的問題，他們不用別的方法，也不想用暴烈的革命。新政府的第一步驟，是讓國家接管一定的基礎實業，譬如：煤，鐵，鐵路等等，並且要在有許多地畝的人身上，和在財主人的身上，加增「資本稅」，這樣一辦，就可以得款，好償還現時的國債。他們多注重教育，少有一點兒帝國的外交政策，這是他們勞動政策的基礎。但是這不是具體的，有許多地方是粗劣，又不是實際的，然而他們的代表有一種根本道德的熱心，信人和人的中間，可能有一種更好的關係，他們熱望的贊許社會的公理，他們也主張不管是靠手做工的人，或是用腦子做工的人，只要生產，就當管理事物，得有東西。他們深信人類在一種合作的服務的基礎上，做成一種比現在好的實業組織。以上這些事體，在別的理论家心中，也

是不專注重單一的快的解決方法，如同集合社會主義，吉爾特社會主義等等，他們統信斷片的進化，試驗的進步，一個新法，在一處有了效果，便可以在別處採用他，給個較寬的施用。

第二就是成人的教育是得着民主的方法，成人教育的美好的果效——在勞動運動裏，見得出二十五的教育成效。近來工人教育會，會長是田袍會長，在英國實業的中心點兒，曾提倡設立了成人訓練班，他們是討論經濟，歷史，政治的中心，並不是專門教育的中心，結果呢，有思想的平民就起來了——平民就是一代普通的人，會知道一代重要的問題了。這全部的運動，高而言之，就是爲公民教育的運動。這些班次，並不是像美國所稱爲公民學班似的，只把種種固定的概念純粹的教授給工人，他們却是找在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上，能自己思想的工人來，教導他們，如此看來，教育的事業，是今日勞動黨唯一的希望。

第三就是英國人有容忍的精神，並不苦苛——在政治上

游歷歐洲的印象與斷案

社會上，英國人比着美國人多成熟一些，他們不怕名詞口號，也不禁止過激黨人，國家社會黨人，吉爾特社會黨人，又什麼無政府黨人，也不顧什麼純粹英國人不純粹英國人，任憑什麼字眼都不忌諱的，雖有共產黨人任意辱罵政府，甚至從頭至尾，痛罵一頓，英國巡警還是要保護他，巡警有這樣話說：「咳，讓他放氣吧，放氣與他是有益的」。他們確信民主主義，更信英國人民有能力保護自己，所以竟讓極端過激的人，「放氣吧」，可見「反抗」在政府裏，也有尊敬的位置，少數人也可以發表自己，連資本家和工人少有仇恨，集合的契約，雙方都認爲一種原理。有一次煤礦罷工，少有苦苛，也沒有暴烈的行爲。他們對於國內事情，有容忍的精神，對於國際的關係上，也有同一的態度。歐戰算是完了，對於可怕的「HEB」沒有辱罵，對於紛亂的命苦的俄國，到有一番婆心，對於離開英國，而得世界金秤的美國，超過英國而爲海上霸主的美國，却有一種非凡的心平氣靜的態度。英國人很疑惑美國人對於國際聯盟會的態

度，不過他們很希望美國人總有一天能够自己知道自己的國家政策是如何！禮拜日在威士特民士特耳禮拜守主日，我聽見新自美國回去的甘伯耳會長的講論，他說：「現在美國成了世界的大國了，她有世界的財富，掌蒸日上的實業霸權，握有世上無比的天產，設若她肯當世界道德的領袖，她就可以當世界道德的領袖！」可是我不知道她肯與不肯？

第四就是英國極劣的經濟將來——兌換的煩索問題，是很難解決的，他們專靠國外貿易，可是歐洲沒有一國，買她的東西，倘或俄國開了商場，通了買賣，俄國也不能還英國高貴的價錢，其餘的德國，波蘭，捷克，匈加利和巴爾幹半島等等小國，也是不能買她的貨物，即或法國比國的兌換，多合算一點兒，也不能買去。德國的工廠現在已經復回戰前生產力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了，一鎊值她四百馬克，比戰前略多了二十馬克，可是戰前在南美洲在合衆國，英，德，是商業的對手，恐怕現在更是對手。（今夏馬克跌落原價之三分之一。）

第五就是別的有價值的經驗和印像。

- (一)許多早先的本地牧師及教會中人，在勞工運動上，很有非常的功效。如同Henderson, Landsbury, Snowden, 等等都是教會的活潑領袖。
- (二)教會和勞動，有絕望的分離——Rawscy Mac-Donald 還做着活潑的教會工作呢，他是一個極有信仰的人，但他說：「戰爭的經驗，使我於現在成立的教會，失了希望，教會在偉大的道德發布上，永遠得不着，一個地位，非等到別人們出來，替他們戰勝了之後，纔去開辦道德的事情！」
- (三)東部倫敦豪飲的惡果：醉酒，邪惡，窮苦。
- (四)東部倫敦人民苦工的惡果。
- (五)考察倫敦種種的社會事業，與我很有大的價值，最要的是社會機關Hempstod Council 恒卜司達董事會，他們是本地地方有組織的社會事業的民主運動，前年組成的英國社會服務董事會現在發展到了全國了。Bernado 博士的兒童教養所，現在已經有了

一萬畢業生，偏滿全國了，這是令人注意的。雖然如此，同類的慈善聯和的辦法，在英國辦的，不如美國。

(六)合作會，英倫海島上，所買的百分之十八的零售貨品，是在那些大而合作，又不收利的公司裏買得來的，那些公司都有自己的航線，西可到加拿大的牧場，東可到印度的茶地。

(七)建築工人的組合，實在是一種活的行業自治，是合作生產的試驗場，並沒有資本，只是有合作的銀行，仗着信用設立着，有妥靠的人工，賤的出產，在不收利的根基上，到也加增效能。

.....

到了英國的第一天，就有德國青年會的幹事伊色利君，亟力邀請去游歷德國，他就告訴德國前任總理米奇里和其他教會領袖，說我們要上他們那裏去了。團中約有二十餘人都登了德國柏林的路程。我們在荷蘭的海灣那兒，誤了火車；所以有人在海牙多住一天，得以參觀和平

游歷歐洲的印象與斷案

宮。

禮拜日清早，到了柏林，將參觀的計畫，詳細的預備妥當，大概竟有。

(一)美國的青年會領袖哈夫曼，以色列，也有從前德國學生運動首領滿博士等略述德國現在的概況。

(二)國立路德教會的四位領袖，有司皮科耳，瑞芝德等人的演說。

(三)參觀柏林大學，聽歷史學家邁爾老博士及其他幾人的講演。

(四)參觀學生共食堂。

(五)參見賠償總長拉德奧 Rallouan 博士的茶話會，並有他的和約講演。

(六)團中五人晉見總統艾博得氏。

(七)聽撒森布池 Sassenbach 和別的重要勞動領袖的演說，伊等代表一千萬勞動家，戰前只有三百萬。

(八)德國共產黨首領的演說。

(九)在撒如 Schmidt 基督徒學生的營中，赴前總理

Michaelis米奇里的一日歡迎會。

(十)在Dresden追士頓一日赴德國學生運動的歡迎會，有十二名學生講演。

我們雖只有「天短」游歷，但對於德國的概況，算是知道不少了，德國苦於戰事，是個戰傷了的國家，可憐之至，可是準信她能够恢復原狀，在新根基上再造國命。德國真窮真苦，一經考察，便可知道，戰後一切反常的證據，大街上一到夜晚，明明見出諸般罪惡來，妓女成羣，往來游行，跳舞廳裏，都佔滿了，真是無廉無恥，於此爲極。

雖然，德國慢慢的會轉過身來，的確不錯，她因爲飢餓的封鎖，結果非常可怕，最特別的就是兒童死亡，日日加多，保養的不足，肺病又多又快。此外實業進步，到很速，勞動家到也老實，有少數人竟發財了，實業的大人物，快把政治的分部管理人給代替了。德國將成世界苦工廠，然而因做苦工，就可以把世界的商場給霸佔了。她不要大海軍，不立陸軍，按國外貿易說，兌換

分明合算，實業非常有果效，工人也老實，資本也有大能力，如此，她有急速恢復的好機會。但她有兩大危險，(一)是帝制的反應，(二)是共產的革命，這兩黨在近六個月內，大失地位，現多數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添了厚大的勢力，但有一件，幾幾乎把現政府給弄倒了，就因國際聯盟會關於西立夏問題有不利德國的表決，說是把大煤礦德國的寶藏給波蘭，後經百分之六十的普通投票，纔給了德國，她會在那裏發展過完全互相依賴的三角實業。英，美，意，關於此點，有同一的意見，寫條約時，國際聯盟的表決，明明不利於德國已經宣布了，馬克忽然跌落，就是這個直接的結果。已經倒了一回內閣，這有勢力的黨，好似也動搖着。

美國人要明白德國政治團體的直線，必得心理操練不可。德國教會和學界，好似和舊秩序是並行的，最失望的就是路德教會領袖的態度，他們都歎息今不如古，反喜歡該撒再爲皇帝，他們說：「管事的新人物，簡直的是無能小輩，無有信仰，不信上帝，並且反對該撒，咳

「還是老規矩好哇！」有一位路德教會的領袖說：「新人物所說的是外國話，我們不懂（他還是現在德國的首領）真奇怪！真可憐！至於學生比教會少有反應能力，但贊成有限的帝制，對於新政府也有點兒信仰。見有多數學生入工界（工讀生），因種種原因，才能如此，這些人是學現在執政的人，勞動家的言語的，對於現在政治民主的傾向到很贊成。」

社會民主黨，好似能以自保，並且用了一位商業家 Ratheneau 拉三牛氏很有能力，國家亦漸得着信用。

到了普拉哥算完了我的聯合的遊行了，這個城是美麗的是中世紀的城，不過在專制的壓迫下，已有三百多年，而今日才有新生命，新希望，有新總統馬撒拉的治理，真正的民主精神，慢慢就會組成了。男女青年會為我們安排的很有次序，領吾人參觀難民收容所，學生寄宿舍，並且見了內閣諸總長各官員。捷克似正向着興旺進步的路途走着呢。

艾迪的團體，在普拉哥就分散了，有數人仍然留住，

游歷歐洲的印象與案斷

我們很喜歡在那裏，恰巧俄國革命祖母 Bresholsky 柏太太亦在這個老城中，我們和他有三點鐘好談話，聽他的歷史，和對於俄國的今早的感想。

她那時八十七歲了，坐了二十五年的監獄，而今還是個奮鬥家，她說：「我們已經合專制俄皇戰了，也把他推倒了，但是還繼續着和第二專制的過激黨戰，因他們苦苛了我的貧民，所以非也推倒他們不可。」最可注意的便是她對於外國干涉的態度，她說：「外國人不許干涉政治，能通商便可通商，因為干涉內政，徒增加李甯的勢力！」

我自普拉哥回到柏林，用了四日工夫在那城內考察已組成的社會公益事業。詳細的組織，到普西耳，同日到比利時參觀幾個血染的戰地。自從游歷匈牙利、奧司垂亞、布加利亞、羅馬尼亞的人口，特自萬得利口中，他紐約的銀行家，聽得那方苦狀及將來的危險，比我們親眼見的還利害呢，特別的是奧國人民的失望，匈牙利人的忌妬，匈牙利人用苛稅拒絕羅馬尼亞人的日用貨，

雖爲必需，亦不去買，就是爲恨羅馬尼亞人，他們却願買奧司吹利亞的貨品。萬先生說：「歐洲最大的急需，不是經濟的重新堅固，乃是靈界的重新整頓，他們的靈界已經疲倦了，他們藐視教堂，不理教會，加利利加爾威瑞所開放的精神動力，還沒有自己入了歐洲政治的筋經，社會的組織呢」。尊敬個人生命的或者也尊敬教會的禮節，但是在政治上仇恨的，在種族關係仇恨的，在實業上忌委的，不能如此。他們都要用舊日的秩序，由此看來歐洲人要一種新精神的概念，需得重生方可。

末後我不能不把這次在歐洲幾個古國作事有興趣的游歷中，拿出幾種對於中國訓言來說說：雖然歐洲自然科學，機械科學，是歐洲文明的大進步，但是這幾年來在人類關係上，反有大的一番損傷。倫理學，宗教學不和機械學並駕齊驅。天產雖然在歷史上是用一次被人操縱，但是他們不能用「自由支配世界的能力，使人類的友愛上，配合進步，而且組織一個更好的社會。

中國的天產，還沒啓發，物質和精神這才興起，西方

文明向外的機謀，還沒大大的採用工廠，輪船，銀行學校雖然也有快的彰明，華信五十年內必更有幾何比例的進步。簡直說，中國在實業上，社會上，商業上教育上，快要西方化了。他們對於舊秩序，沒有發狂的反應，也不像印度的甘地，存着難測的心專使人民回轉到古時威權的文明而後可，新青年的中國自西方正找利器要造一個新國家呢！

在東方想「助中國的美國人的重要問題，便是：「中國自西方要得些什麼？

她是專心要把新科學用在天產上，爲是造成物質文明大而新的機體嗎？還是像歐洲人似的，把宗教，理想，放在一個口袋裏，偶爾拿來在幾個可愛的設施上，團體上，用一用，却把社會生活，實業，政府，她的外交政策，被純粹的自私自利心而導引，要奪取物質的東西，國外的權利嗎？還是要學歐洲人的壞處呢？可是她還兼着學點好的，利用吾人的機械科學法做幫助，創造一個更高而又有價值的社會呢？

國人對於宗教的面面觀

科學與宗教果然是不兩立麼？

屠孝實爲「學社」講演

宗教問題中國人向來是不注意的。去年少年中國學會因內部關於宗教問題起了爭端，曾開宗教問題講演會，刊行宗教特號，但一般人對他仍持冷靜態度。今年世界基督教學生會在清華學校開第十一次大會，遂引起社會上之注意。最初發難的是上海學生。他們在前月裏就發出一個非基督教同盟的通電，明白表示反對的態度。一時各地智識階級的人們聞風響應，並將原來的範圍擴大，改稱非宗教同盟。兩星期以來，贊成此種運動之函電，在各種新聞紙上發表的非常之多，真可說是「極一時之盛」。

哲學社同人覺得這個問題很是重大，想集合大家的力量，切切實實的討論一番，且以鄙人年來對於宗教方面略有研究，故特約今天到此講演。鄙人自知學識淺陋

國人對於宗教的面面觀

，思想還未純鍊，本來是癡拙些好，況且現在非宗教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這時候來講宗教問題，也知道不但 是萬難討好，簡直是要捱罵的。不過在學術公開的世界，無論是誰皆有發表自己思想的權利。研究學術的人更不能因爲怕罵就不敢說話。所以我雖然知道自己所說的話，不見得中聽，并且一定有許多不妥的地方，却依然很願意把他發表出來，請大家切實的指教。

在講本題以前我先聲明幾句：我並不是現今存在的任何宗教的信徒，更不是來替基督教當什麼辯護士。我對於現存的宗教也很不滿意，覺得有改良的必要，不過對於宗教的本身却是承認他有存在的理由的。在座諸君我想一定有許多是反對宗教的，我很希望從我這篇簡陋的講演，誘起諸君學術上的討論，來糾正我思想的謬誤。

讀各報所載非宗教同盟的宣言知道他們反對宗教的理由，大約都是以去年羅素在中國少年學會的講演稿爲根據。把他歸納起來，不外以下兩點：

一

(一)宗教是殺人的利器。歐洲歷史上許多戰爭皆與宗教有關係，即如此次歐戰所以造成如此慘酷之結果，也無非是宗教推崇至尊，獎勵殺人的流毒。

(二)宗教迷信神權是科學之障礙。人類史上自有宗教以來，就像烟霧彌天，洪水漫地：人類精神上的生活幾乎要破產。這完全是宗教的罪過。

據我看第一點所說的只是一種感情的批評，理由很不充分，沒有多大討論的價值。第二點却可以算是哲學上一個問題，很值得研究一下。所以我今天的講演只注重在第二點。不過第一點雖不算重要，然既有許多人這麼主張，一定有許多人以為他是對的。我不妨借今天的機會，稍為說幾句公平話：

現在我先講第一點作為今天講演的陪襯。去年羅素的講演裏有一段說：

我知道宗教有一種用途就是殺人。宗教的價值就是可以保衛己族殺戮他族。因為殺人有用，所以在歷

史上都崇拜他，作詩歌頌揚贊美他，教育上鼓勵他。宗教的教條也是獎勵這一層。從歷史上看來宗教對於殺人確實有用處。基督教反對戰爭反對殺人，說什麼「愛仇如己」「如有人打我的左頰我便轉右頰讓他打，」弄得世界上殺人越利害。因為他們信教條太苛嚴，不能稍微容忍他人，必強他人以同己。合於教條的算是信教，不合於教條的便不算信教。從前殺人用宗教，現在殺人用科學了。宗教殺人的手段不及科學高，如俄皇德皇都是篤信宗教的，戰爭的結果仍不免一敗塗地。可見宗教現在連殺人的用處也沒有了。

這段話顯見得是一種憤極的話。我們祇要稍為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就立刻可以知道他的錯誤。保衛己族殺戮他族的傾向在民族宗教——像猶太教——的確是有的。不過據宗教學的研究說來，排他族的性質並非從宗教影響到國民性的結果，乃是宗教受國民性的影響而發生的。例如猶太人在古代時候，因為國小民寡，常受四隣大

國的欺侮，不是波斯拿他做屬國，便是埃及拿他做奴隸。因為受盡了種種的困苦，所以他們不知不覺的養成一種堅強的排外性。這種性質融到宗教裏以後，便變成了不能容人的猶太教了。凡是研究過古代文化史的人，這件事大概都曉得的。羅素倒果為因，反說宗教教人以排外，未免有些冤枉。

至於世界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全都是主張慈悲博愛的。羅素既然也知道基督教中有「愛仇如己」的主張，怎麼又說這種主張是世界上殺人利害的原因呢？把勸人博愛當做殺人的原因，在論理學上恐怕有些講不下去罷。歐洲在中古時代爲了耶穌的墳墓和天方教徒打仗，死人不少；這是事實。然而仔細看來，十字軍戰爭，也只能說是教徒誤解教義的結果。耶穌分明說過願把自己的血肉捨給別人當麵包葡萄汁的。當時教徒如果是守着耶穌的教條，何至於爲了他的墳墓殺害許多人呢！照此說法可知十字軍戰爭是教徒背叛教條而起並非是遵守教條而起的了。後世國際間的戰爭固然也有利用宗教的。

國人對於宗教的面面觀

但這個罪過應該加在利用宗教的政治家身上而不應該加在宗教上。我們所認爲極有價值的自然科學，在近代不是給野心家所利用殺了許多人嗎？爲何不能就拿這件事實來做科學的罪狀呢？自然大家要說：科學的目的本不在殺人，這是別人把他利用錯了的。既然如此宗教的目的本來也不在殺人，也只是給人利用錯了的，爲何我們偏偏拿殺人來做他的罪狀呢？據我的意思，戰爭是人類獸性的發現，不能一定說是宗教造的孽。若硬要張冠李戴說他是宗教的產物，那麼自然界一切弱肉強食的慘劇，也應該歸之宗教了。獅虎貓犬，螞蟻蚱蜢都有宗教豈非笑話？

這類主張只是反對宗教的人想聳動他人的聽聞，教人相信宗教是窮凶極惡的東西，故意抓來的似是而非的罪狀。這完全是感情上的攻擊，根據薄弱得很，不值得我們花許多工夫去討論他。

第二種非難，說宗教是阻礙科學的東西，這話很有注意的價值。現行諸宗教的經典裏常有許多神話。這些

神話和科學知識全不對。科學重理性排迷信，那麼，宗教中的迷信，也是應該排斥的。頑固的宗教家以為聖經是決沒有錯誤的。譬如舊約全書的創世紀裏面說，上帝七天工夫，造了天地日月星辰草木魚蟲鳥獸等等許多東西，末後又照着自己樣子，用泥土造了兩個人，便是人類的祖先。他們奉教的看了聖經，便以為世界的確是這麼個有眉有眼有手有脚的上帝創造出來的。因為聖經裏這樣說的。又如新約裏說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死了七日重新活過來昇天去了。他們看了也以為這是真事，因為聖經裏是這麼寫的。不惟基督教是如此，就是佛教經典裏也有什麼三十三天十八層地獄等記載。這些話在科學家的眼裏看來，全是瞎說，只好拿去哄小孩子。這類的迷信對於文化發展有極大的障礙，應該排斥。非宗教同盟諸君排斥迷信的態度，我絕對表示贊同，並且希望他們從事於知識的灌輸，使國人曉然於自然科學的道理永遠不再迷信那些瞎說。

講到這裏，諸君或者要說「你既然贊成排斥迷信豈

不是也贊成非宗教同盟的運動嗎？」不對——不對——我贊成排斥迷信，我並不以為宗教的本身毫無存在的理由。把宗教和迷信併為一談，當他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據我看來，是很不對的。現在為避免誤解的緣故，請先把宗教這個名詞加上個簡單的定義，籍作討論的根據。關於宗教的定義各個學者的意見頗有出入。我們現在也沒工夫來一一細論。大家都知道宗教裏一定有個超然的對象，並且信仰是其中的重要作用。我現在就根據這個意思，參酌了 Max Müller 和 W. James 兩氏的主張下個預備的定義。

宗教是我們信仰超然者而自己覺得和他契合時所發生的思想，感情，動作和經驗。

這句子非常累贅且看來一定有點晦澀。然要知對於一種範圍極廣的東西，下個抽象的定義，晦澀與累贅是不易免的。況在我這語體文修辭學沒大研究過的人自然更不消說了。請再簡單的解釋一番。「信仰」是對於某種事物承認他實在的態度「超然」是超出尋常經驗以上

非實質在在的東西。(契合)是表明關係的，可作兩種解：(一)是融通一致(二)是依屬。再把上面的定義說一遍，使他較通俗一點，便是：

宗教是我們對於超出尋常經驗以上的東西，承認他實在，並且是自己覺得和這個東西發生關係的時候，所起來的種種思想，感情，動作，和經驗。

在解決宗教問題時候第一應注意的就是人生。人生的實際不是簡單的，內容異常複雜。我們可以從種種觀點去認定他，決計不是祇許從一個立足點去估量他的。

譬如聲音的經驗，照物理學上的解釋，說是物質的震動。平常所說的音之輕重高低只是根於震動力的強弱和震動次數的多寡。然而照心理學家的見解便不和物理學家一樣。他們說音是一種感覺，各種高低的聲音，在意識上能夠引起各種不同的情感。所以音的區別在心理學上是屬於性質的而非分量的。我們如若再去問藝術家的意見，他們一定又有別的解释。聲音在音樂家的耳朵

國人對於宗教的面面觀

裏：便變成樂曲構成的分子。他們所最注意的只是某音與某音調和，某音與某音不調和；什麼調兒和平，什麼調兒悲哀什麼調兒雄壯，什麼調兒飄逸。以上各種見解雖然大不相同，可是誰也有誰的理由，誰也不能說誰的不對。聲音的經驗在人生全體裏本是很小一部分，然而認識他的時候，已有這麼多不同的見解；至於人生的全體，異常複雜，認識他的見解，不知道更要複雜多少倍了。

科學知識是理智的產物，對於人生的發展極其重要。科學的精神在於拋除成見服從客觀真理。研究科學的人一定是平心靜氣拿極公平的態度，極細密的眼光去處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因為不如此便不能得很好的結果。人類經過科學的訓練以後，可以養成謹慎，忠實，公正諸美德。據我個人的意見看來，科學家所發見的公理法則，與其所根據公理法則而創造出來的東西，如輪船火車電報之類，固然是很有價值，然而拿他和科學養成的美德去比較，還大大不如；因為這些美德，纔有永久

的價值，纔是真正科學的精神。我也是極尊重科學的人，覺得 Science 這位先生不但是現在的中國所必須，並且是人類所永遠必須的。我對於非宗教同盟諸君推崇科學的態度絕對贊同。

但是科學不能當作人生問題的唯一解答。何以呢？人生的實際不是僅僅理智一方面，感情的活動，意志的活動也很占一大部分。人生全體的發展，一定要各方面調和起來方能有望，決不能單從一方面進行的。理智的作專重概念的推理。我曉得大家一定要說科學是以經驗為根據的。這話誠然不錯，可是科學的材料並不是具體經驗的原狀。他拿經驗做材料的時候，實在已經用過一番淘汰的工夫把主觀的要素——情意——統統除去，祇餘下感覺的部分。這個自然時抽象的產物了。除科學一步一步向前進，他的抽象性也一步一步的顯著。抽象性愈大則距人生愈遠。偏重科學的結果一定要把人生變成機械的，無意味的東西。這個弊病著實利害，我們看一看歐洲近幾十年來思想的變化和社會的現狀，就可以明

白。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歐美科學上的進步很快，各種重要的發明接二連三的出現，大家高興的不得了，因此就發生了一種科學萬能的思想；當時的人以為哲學是空談，宗教是迷信；只要有科學就夠了，道德藝術等也完全降到自然主義的旗幟底下去，沒有獨立的威權。這種思想的結果怎樣呢？到了後來得著個現實暴露的悲哀。他們失去了理想的光明，覺得優勝劣敗弱肉強食是人類的運命，宇宙之間只有盲目的物質勢力，毫沒有人類精神自由活動的餘地。我們試看這種人生觀裏除了殘酷，冷淡，凶暴，自私，悲傷，煩悶，恐怖，失望等黑暗光景以外還有什麼？及乎現代歐美人多悔悟過來，很熱心的主張宗教哲學之復興。除了少數思想家像羅素幾個以外，其餘第一流哲學家如 Eucken, James, Schiller, Bradley 諸人不但反對宗教反而很起勁的提倡宗教。就是有名的生物學大家 Haeckel 氏尚且主張創立什麼一元教哩。

有人以為宗教就是迷信，這是完全誤解。據宗教學研

究的結果，世界上從古至今曾經出現的宗教種類很多，也有崇拜多神的，一神的，自然的，祖先的，動物的；也有主張超神的，汎神的，無神的。對於作威作福的神鬼信仰，固然大多數宗教是如此，實在並不是宗教的必要條件。至於離奇的迷信，更不是宗教的要素例如小乘佛教的經典只是明明白白地說理和講修養之方法，並沒有什麼稀奇古怪違反科學的神話在裏頭；然而我們能因為小乘佛教沒有迷信就不叫他做宗教嗎？既然宗教裏頭有無迷信的宗教，怎麼好說宗教就是迷信呢？照實說來，宗教與迷信原是兩個概念。有人硬把他當做一件事，只能說他是學識荒疏，觀察粗淺，算不得正當的議論。據我所知道的，一切宗教的共通要素，只有上面定義中所說的「宗教是信仰超然者而自己覺得和他契合時的思想，感情、動作和經驗」這一點。其餘部分大概是某種宗教所特有的，不能算宗教的共通要素。所以拿迷信去反對一切宗教似嫌輕率。

諸君或者要問宗教的對象所謂超然者到底是什麼呢？

國人對於宗教的面面觀

我可以回答說就是最高的理想。理想不是天外飛來的東西只不過是我們種種欲求的統一體。人類精神逐步自覺，精神也一天一天提高，所以野蠻人或古代的理想不見得能代表我們的理想，他我的理想所化成宗教自然也不能使我們滿足，這是一定道理。例如古初的人因為在自然界裏找衣食很難，所以他們的欲求幾乎全是物質的，他們的理想也只是以求得福利為主。這種理想所具體化成的宗教便是天然教。其後人類衣食稍為充裕了，欲求也就漸漸增加。此時審美的欲求，或是維持社會的欲求，占了主要的位置，能把其餘的觀念統一起來擱在底下。此時的宗教變成了美的宗教（例如希臘古代的多神教）或法律的宗教（如猶太教）。等到人類的自覺更深刻些，拿道德的善來統一別的欲求時便進化了倫理的宗教（如基督教）。若是我們的理想是企望著主觀和客觀絕對統一，要想解脫內外束縛，求得圓滿的大自由，那時便成了哲學的宗教（如佛教）。照以上的解說，可以曉得宗教之對象，的確只是人類精神的自覺在各種階級上所構

成的最高理想(Highest ideal)

說到這個地方我們不能不把「理想」那個名詞解釋一下。人類一切要求多有相當的對象。要求是屬於主觀的，對象是屬於客觀的。換言之，就是我們既然有了要求，就一定有要求的對象。把要求和所要求的對象綜合起來，在實踐就是行爲，在智識就是價值判斷所構成的觀念。價值判斷的標準就是理想。把人生各部分的理想統一起來就是最高理想。我們也說他是絕對價值，或者說他是價值的本身，因為他是一切價值的標準。理想不是抽象的觀念而是具體的觀念。他是多數事物存在的理由，既然不和一切離開，同時又能把許多觀念括起來使他們成爲整體。理想的性質很是複雜，單用抽想的方法來說不易明瞭。我現在就借鍾馗嫁妹這幅畫圖來作個比方。這幅畫裏有鬚髯如戟的鍾馗，有柳眉杏眼的鍾馗的妹子，有各種套奇怪狀的小鬼，且有嫁妝旗傘花轎等等，合了各色人物纔成了這幅畫圖。鍾馗嫁妹是畫題也就是畫的全體。各色人物是具體的內容，是畫的部分，是表

「鍾馗嫁妹」的手段。

畫的好處在能案著畫題配搭得調和。雖然各人有各人的神氣，各物有各物的形狀，大家却是互相照顧的，因而成爲整個的東西。如果一部分一部分拆開了看，那就鍾馗是鍾馗，妹子是妹子，小鬼是小鬼，嫁妝旗傘花轎是嫁妝旗傘花轎，決不會看出一「鍾馗嫁妹」全幅的意思。反過來說，如果只有畫題沒有畫上人物，也不能成爲畫圖。從此可以看出各色人物合起來所表現的是一「鍾馗嫁妹」，做各種人物配搭的根據的，也就是一「鍾馗嫁妹」這個意思。然而「鍾馗嫁妹」這個意思也就在這許多人物裏，並不在別處。理想和各種觀念的關係也是如此。理想是全體，好比一「鍾馗嫁妹」這個畫題。各種觀念是部分，好比畫裏人物，全體只是一個，部分是很多的。我們不能說理想是代表所屬的許多觀念因爲他們所屬的觀念沒有一個可以代表他的，也不能說他不是他所屬的許多觀念，因爲離開了他所屬的許多觀念就沒有他。我們也可以說理想就是那些觀念，因爲他就是那些觀

念合成的。我們也可以說理想竟不是那些觀念，因為他是在那些觀念之上而有超越的支配力的。所以在理想的生活裏，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一不是多，多不是一；一中有多，多中有一。這就是他的玄妙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招人誤解的地方。理想與平常概念之不同就在於此。

理想能容納矛盾的部分，超越在他們的上面，把他們根本的統一起來。如鍾植嫁妹圖中鍾植的妹子固然是很美麗的，但鍾植和其餘的小鬼却是醜陋不堪；不過兩對照起來，鍾植和許多小鬼的醜，倒反把鍾植妹子烘托得格外美麗；並且全幅畫圖竟也借著這個對照，另成一種超越在部分的美醜以上的大美。在平常，醜是可厭的東西，這時却變成了表現全體的美所必要的東西，也有了價值了。如果生活裏沒有矛盾的，便是個庸人，真正偉大的人物的生活裏，沒有不是充滿了矛盾的。然正因為矛盾的利害，越顯得他們人格的偉大。如歐洲中古時代的奧古斯丁和俄國的托爾斯太就是很好的例。

國人對於宗教的面面觀

最高理想分真善美三種。這種區別只是形式的區別，抽象的區別，而非實質的區別。何以呢？因為人類的生活本來是整個的東西，不是可以零碎分割的。當這整個的人生表現出來的時候，向各方活動，我們便從各方面去認識他，有時叫他做智識，有時叫他做感情，又有時叫他做意志，因為生活有三方面，所以把理想也分為三種，其實祇不過絕對具足（圓滿）的理想的一體上的三種相罷了。這具足的理想不是理智所能認定的，因為理智的作用，以分析為主；分析的結果，只能得着抽象的觀念，不能得着具體的觀念。如鍾植嫁妹全圖的情味是各種人物拿內面的關係互相聯結而成的。這種情味只可從畫的全體上着眼，把自己納在畫中悉心體貼。倘若用理智分析則全畫神味完全失掉，畫中活活潑潑的人物也都變成機械了。這是因為全體的意味不能拿部分來代表，何況部分的構成條件？所以隨你怎樣分析，全體的意味是不能分析出來的。理想的認定不能用理智者以此。然應該用什麼認定理想呢？據我看來，就是除去理智

的差別態度，而用同情的態度，把自己和客觀融在一起去體會他。這種認識方法哲學上叫做直觀。宗教的對象既然是最高理想，而這個理想的認定，又是不適用理智而須用直觀的，所以宗教中的智識，在性質上和科學不相同。科學所述的是抽象的知識，宗教所述的是具體的理想。人類言語本是抽象的產物，所以用來記述科學知識還可，若用以形容理想，就有許多地方不自然了。宗教裏常用寓言說明一切，就是這個道理。用直觀以求真理的哲學家也是如此，如莊子寓言什九，如柏拉圖的詩歌式的描寫，便是明證。懂了這個意思，再去看佛教或基督教經典，就可以得着許多新的解釋。譬如大乘經典裏常說「三千大千世界」又說「無量阿僧祇劫」。若當他個事實看，以為真是指客觀的空間存在或時間存在說的，那真是迷信，是妄說，我們應該排斥。若當他個寓言看，不過用以形容絕對理想超越時間性或超越空間性的，自然就不能說他是妄語了。基督教經典有許多也可以這樣看。如舊約裏說上帝是全知全能，我們應當把他

看作形容最高理想的具足性的，並不是真有個有眉有眼的大人坐在天上；這樣一來，便沒什麼問題。又如「上帝七天裏創造世界」的話，自然是很荒謬的，然我們如果把他解作理想實現，復經過人格的努力的意思，便不成問題了。再如耶穌復活說，若果真當他是死過了七天又從坟墓裏爬起來活了，實在是荒謬絕倫。然如果把他們當作表現貫徹生死而超越在他們對立以上的大生命，如前面所說鍾馗嫁妹全圖的美，超出鍾馗妹子和小鬼的部分的美醜以上的意思，那就不見得是荒謬了。

總之宗教上的說法，十有八九是寓言。淺薄的宗教家不懂這個道理，竟把寓言看作事實，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他們的迷信，謬妄。科學家的反對是極合理的。但是科學家排斥淺薄的宗教家的迷信與謬妄則可，却不要連理想也排斥去了。

宗教的對象！最高理想！非經驗所能證明。理想不是現成的，是要人們努力去實現的。理想既非現成，故無法以經驗證明；且經驗是片段的，更不能證明。

案實說，科學上的最高深道理，也有不能以經驗證明的，如 Atomic Theory 與 Teleolic Theory 是。整理科學的知識，端賴數學，但根號下的 $\sqrt{-1}$ ($\sqrt{-1}$)，尙無人能證明，可見就能否以經驗證明而論，不足以推倒宗教。

理想的信仰也是科學所必須的。宗教是先信後證，科學是先證後信。因為宗教的對象是最高理想，故不能不後證，但科學是向真理努力的，如果科學根本不信真理，則不成其為科學。自然界是合理的有規律的東西，科學家必須把「因果永續」的信仰放在腦裏，才能往前研究，不然便不能研究了。據此看來，科學最後超出經驗的一部也帶有宗教性。經驗是新陳代謝的，有相對的價值，無絕對的價值。科學的價值，不在他求出結果，在他愛求真理的精神。科學的精神，就是科學的最高價值。宗教與哲學的對像雖同，而其求的方面則不同。黑智爾以為哲學是求之於形式，宗教是求之於實質；哲學是求之於知，宗教是求之於行。

國人對於宗教的面面觀

依我看科學昌明，宗教也有存在的理由，宗教與科學並不衝突，而且真宗教是需要科學的。理想是人生所必不可少的；理想既為人生所必不可少，那麼，對於統一切理想的最高理想，又何能去掉呢。我對於宗教的意見，大略說過了。我曉得頑固的宗教家，聽罷我的話一定要攻擊我，非宗教同盟諸君，因為我主張科學與宗教是可以兩立的，恐怕也要攻擊我。但我自信毫不偏袒，所以雖明知道處在腹背受攻的地位，終於把我的意見發表出來，希望和對於這問題有趣味的人，大家討論論。

北京高師教育叢刊

編輯者 北京高師編輯部

印刷兼發行者 上海中華書局

分 售 處 各省中華書局

本刊宗旨

- 一、介紹外國教育上各種最新的思潮
 - 二、批評本國現時教育上之劣點及調查各地方教育的現狀
 - 三、建議本國教育上各種革新的計畫
- 欲知教育上各種最新之學說者不可不讀！
- 欲知世界各國教育狀況及其各國新設施者不可不讀！
- 欲知本國現在教育上各種弊病而求改革之方法者不可不讀！
- 欲知北京高師同人對於本國教育上各種新主張者不可不讀！

北京高師教育叢刊

詩

行路者 十一，四，廿一， 趙紫宸

水蕩漾的雲影，
雲堯欄的春山，
綠暗了的深叢，
開展着溫暖的胸懷。
倦鳥，一陣陣的歸來，
路人，一步步的蹣跚，
該休息的時候，
在行路的人，有甚該不該？
密菁的林子，經過，
襯山的春水傍路，
他只默默地，慢慢地前去，
不相干，萬物的要求，
在行路的人，有什麼相干？

詩

他沒有枕首處，
只好前去，了不相干！

*

衆山之窩，
漸息了半輪紅日，
平曠之上，
漸淡了半天的絳霞。
那辛苦的耕牛，
脚步遲遲的，
眼睛笨笨的，
沿着曲溪，傍着閒花，
向着麥飯香處，炊烟濃處，
跟着主人，朋友，緩緩地還家。
隔林的樵歌，
更清脆地見得人世的閒暇！
勞碌的人們，
脫下了踏破的草鞋，

*

一

洗去了腳上的泥沙，
該息的時候，休息了。
淡淡的星，溶溶的月，
依戀着潺潺的水，
斜帶着村樹的槎枒，
去照着那行路的他，
還照着那剩下的他。
他只默默地，切切的前行，
沒有枕首處，
沒有完工時，
任憑他走遍了山崖與海涯！

*
*
*

聽露葉的蕭蕭滴瀝，
又徵風風的嗚嗚悒悒，
便知暗的帳幕裏，
並沒有鼾聲相續的呼吸。
即便是警戒呵，
也勉強他不得。
他不是在家者，
他長是行路客，
要招個宿頭呢，
林隙裏還透着一線的郵燈未熄，
有人家，人家？招接。
夜已闌了，明星搖搖，
夜已闌了，天色高？
明星是不休息的呀，
明星，你爲何不休息？

*
*
*

戀嗎？溫暖的夢，

知嗎？神魂的痛，
衣上帶露，怕春寒侵骨，
鞋底沾苔，更濕泥滿蹣，
行路的人哪，
不多時東方要白，
要見青山萬重，綠水萬重！
行路的人哪，
莫單愛的清絕，
留些子清絕，待明天享用！
冷酷的石上，枕你的頭，
嗚咽的泉旁，曲你的肱，
把衣罩覆上，
讓好詩入夢，
讓好夢洗滌的神志，……
這神志原要與人相共。

*
路旁的休息，

詩

美的神呀，呵護他，
中途的倦睡，
愛的神呀，假傍他！

樹影底下的人影

童星門

龍爪似的柏，
蟹腳似的松，
婆娑錯縱，
綠蔭幢幢。
閃閃的晨曦，
颯颯的曉風，
枝兒，葉兒，花兒，
微微的擅動；
渾如充滿了無限的詩情，
學那騷人的吟咏。
松濤柏浪底下，
無數的游客行踪。
一個年逾古稀的封翁，

三

帶了幾根凋凌的白髮，
代表他歷盡蒼桑的光榮；
穿着一雙朱紅的便鞋，
被着一領藍色的斗蓬，
左手繚了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女，
右手拉着一個玲瓏活潑的孩童；
三個人一般的幽閒自在，
一般的美麗從容。
小鳥的讚美，
唧唧嘍嘍。
池魚的歡喜，
再躍再跳；
花呀，草呀，
雲呀，霧呀，
溫溫柔柔的擁護着這三個靈魂：
向着一條自由的去路上。
一步一步的前途！

葡萄園

扶雅

(一)好大的一座葡萄園啊！
不知花費了幾多錢啊？
一排一排的葡萄樹，望不到盡處，
一陣陣清香吹來，把人迷住。
(二)清早進園的工人還少，
以後陸續地來到。
近午刻又添了好多，
午後還來了幾位老大哥。
(三)他們有的灌溉，有的掃除修理，
有的砍斷枯枝，扔在火裏，
有的摘取飽滿的果子：
辛辛苦苦。都為一錢銀子。
(四)看啊。夕陽快要西沉，
還有人走進園門，
背着衰日的淡影，
準備來接收新生命。

(五)他們雖然遲來，

工作出力加倍，

又熱心，又作的出色，

一點鐘勝過一日。

(六)很公平很明察的園主人，

到夜來發給工銀；

工人們魚貫來領，

各人得了他自己的一分。

(七)後進的工人們歌唱出了園。

微風吹乾了他們的額汗；

先進的工人們大發牢騷，

怨主人太不公道。

(八)主人說：「你應該十分得意，

我在你兄弟身上做了一件美事。

莫比較！比較生猜忌。

去罷！同他們一道歡天喜地！」

一九二二，八，一八，

詩



五

收報費的辦法：

在郵匯通行的地方，用郵局匯票；
在郵匯不通行的地方，郵票代洋按
九五折算，並以一分的爲限。

本社啓

討 論

教會改造的我見（續）

右論中有數個疑點：以己意解釋評論如下：

舊約創世記所載上帝造人之事，只不過寓言罷了。亞當夏娃未犯罪以前，猶之儒家所說在先天的時候，及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就有了知識；既有了知識，就有了罪惡；這是猶之儒家所說後天的時候了。

罪惡的源頭，多在環境。亞當夏娃犯罪，何嘗不是爲環境所誘呢？有人說：罪惡「生於心」，固然不錯，例如誘惑當前，倘能堅持善意，不爲搖動，何曾有罪呢？但這不過是暫時的可能，爲最少數人的可能；而不能以之責全人類，並責一個人「有始而有終」。

耶穌所持主張：是一面淨潔內心；一面改造環境。潔淨內心，不外與神合一，改造環境，不外以犧牲爲手段，以天國（樂園）爲目的。後世信奉耶穌者偏以

教會改造的我見

種種儀式，維持內心；畢竟還是罪裏過活。住在這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叫他講「博愛」是做得到的嗎？大罪就是「爲己」，俗云：「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這話就是說「人捨你不捨，你就會餓死了」。所以改造環境，是急而切要的工夫。

歷代教會爲環境所征服，不能征服環境。一因奉自己父爲父。約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節說：「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把耶穌的生命離開了。

（二）環境太利害；有發起改造的，無人援助；故雖有少數人，不惜犧牲，以圖改造；畢竟不能成功。

現時正是「天國近了，時候到了」，「上帝叫石頭作亞伯拉罕的子孫的時候到了」，速醒！速醒！快起！快起！開步：：：：走！不然，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到那時「被丟在外面，哀哭切齒

，也就遲了」。撒馬利亞人已經起來了呵！祭司和利未人，有神的職務者，還睡着嗎？

對於現教改革的意見

先將現時教會的狀態分述如下：

(一)現教會的組織，是採首領制：不獨於傳教的行政方面，多由一人獨斷；即宣傳真道，亦多有武斷的。因此：束縛下級傳道者及傳道團體之個性；並且束縛人信教思想。現時維持人類的組織，將有最後的改變，教會也應當覺悟。

(二)現時教會託足點，是純靠資本家的捐貲：資本家站在資本制度上面，大肆其吃人之手段，弄得錢來（貧人之血肉），分點給教會，教會受了，建築華美的教堂和牧師的住宅，並分給傳道者之薪賞。憑着資本家這點恩賜，天天大聲疾呼「救人！救人！」而却忘記了自己吃的住的穿的，都是資本家直接間接奪來貧民的汗血。

(三)現基督教的事業，不外消極的，如設醫院及救濟會等，都是於人弄得疲敝不堪的時候，才施以毫毛之救濟（醫院又多數是無錢不能住院調病的）。與其於人病後而調治，何如使其經濟充裕，講究衛生，勿沾族病的為好。（病多生於貧）與其戰後災後而施救濟，何如使其沒有戰爭和災疫發生的為好。

教會學校，雖是積極事業；然其宗旨不是基督的主義；不過為洋行，郵局，政界製就幾個用品罷了。也有造就為傳道用的留聲機的。

(四)現教會定基督徒的標準：耶穌命門徒傳道天下，糾萬民作他的學生；他對於怎樣才可為門徒的一件事，沒有十分的在儀式上規定，雖當時有領洗的一條，耶穌也不過守着舊規而行罷了。他當日所召的門徒，大都是以「撇下一切」「要背着十字架」「重生」……：那幾句話為標準。他沒有說：「只要知道唱詩祈禱，只要守一條勿拜偶像的誡命就夠了」。

況基督徒，是要基督承認的。不是旁人所能代替他承認的。因此：什麼領了洗就為基督徒，那就不可信了。聖經的設，耶穌不外要門徒捨得犧牲。今人捨不得犧牲

，而偏用酒或水代耶穌的血，用餅代耶穌的肉，而吃而喝；真是「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哩！

代現教會的新組織

現時教會的狀況既是如此，就不得不假定「新的組織」來代替他，分述如下：

(一)使教會為實業化：教會不能實現耶穌的教義，而且加蔽塞者，其重大原因：就是因經濟不能獨立而必仰給於「世界的掌權者」(即現政府和資本家)；就不得不犧牲耶穌的教義，而徇「世界掌權者」的意思了。不然，教會就會失其立足點而歸於消滅。教會為保全自身計，就以耶穌教為號召；而其實際則為「世界掌權者」的忠僕。試看現時教會中所陳設的及所有的事業，就不難明白了。

耶穌的門徒，在當時傳道，雖有時也吃「聽道者」的飯；然沒有一次向法利賽人文士……；求甚麼捐款，他們的日用，是靠着自己的工作，有時也收信徒的捐款，為協助信徒的用。

教會改造的我見

上帝給人們的萬物，是給人「吃」「住」「用」的。所以應當憑着萬物去取所需用的。不可以平民為萬物，而去吃他。這是教會應當實業化的原理。如果實業化了，自由了，可以做「所要做的工夫了」。(即耶穌的主義的實行)這樣做來，就有下列的兩點：

(甲)凡教中的人，一面工作，一面窮理事神。

(乙)凡教中的人實行互助。

(二)廢除教派及首領制並實行平等主義。

會派是好比把耶穌一整個的身體，弄得四分五裂，那末，廢除他，自不待說了。論到統系如何組織：

(甲)隨人們的意思，自由組合，不相統轄。

(乙)組合的地點，在施行實業職務的地方，如農工場等。

首領制，如設立牧師教士長老執事等，用他來統治教會靈修工夫，這有兩個原因：(一)沿着古來的會長制君主制而產生的。(二)想自充耶穌的代表者。又看他所做的工夫：(一)束縛教會羣衆的思想以自己的意志

代耶穌的意志。(二)使人與神隔閡。就是一位中保之外，加了許多中保。

這樣說來，首領制，是無存在的價值了。廢除首領制，却沒事實上的障礙。

(甲)靈修時不用偶像式的講道者，由到會友隨所感而讀經講經，祈禱亦然。

按英國的朋友會亦是如此。

(乙)實業化的教會，沒有財產可理。

(丙)教堂都改了為實業場所，凡信主人的實業場所，及信主人的所在地皆為教堂。就不要甚麼專員管理了。

(丁)靈修團體不相統轄，則無會務可理。

(戊)舊信條儀文廢除了，不須執行的首領。

(三)廢除一切不自然的信條儀式有下列幾點：

(甲)廢除領洗及聖餐(理由見前)

(乙)廢除誦念信經及他種偶像式的文字誦念。

(丙)改編讀美詩。

(丁)廢除基督徒的名稱。

綜上誰來：改革後之教會，如下列四點：

(甲)實業工作所在的地方，即事神所在的地方。

(乙)人人直接受神的牧養。

(丙)除受神的管理外不受何種的拘束。

(丁)隨時隨地而可研究天國實現的工作。

右論終結。下所著的，是解釋常用的幾個名詞。

怎樣認罪？

信宗教的人：不論何人，開口總是說：「愧罪」；到底罪是怎樣的？罪的狀態是怎樣的？」在一般人，恐

難明瞭；我且作淺近的討論，先提三點如下：

(甲)罪惡原於社會的不良者十之八九。

(乙)罪惡原於個人的身心者十之一二。

(丙)罪惡的狀態，就是社會自身產生的毒害因毒害而產生的現狀。

(甲)罪惡原於社會的不良：

社會為甚於與人的罪惡有關係？因為人們生存的需要，取給於社會；人門犯罪的要素。大都從缺乏需要而起

；需要的支配，全視乎社會經濟的組織和統治的組織如何而定。飢凍的人，要他勿偷搶，偷搶就是犯了罪。追尋罪的根由，那偷搶的罪是由於飢凍；那飢凍就是「偷搶罪」的產母了；也可說飢凍就是罪了。凡屬動物，沒有願飢凍的，何況人類？所以那「偷搶罪」不是那個「犯罪人」的自作主張；乃是由於社會經濟組織不良所生的經濟壓迫，使他做不願意的「罪」來。如此那個「罪」是社會產生的了；與那個「人」差不多沒有相干。

常住黑室的人，叫他勿搗門踰牆，搗門踰牆就是犯了罪，追尋罪的根由，那「搗搗」的罪，是由於「黑室」那「黑室」就是「搗搗罪」的產母了；也可說「黑室」就是罪了，凡屬動物，沒有願拘囚的，何況人類，所以「搗搗罪」不是那個「犯罪人」的自作主張，乃是由於社會統治組織的不良產出人格方面的壓迫，使他做出不願意的罪來，如此：那個「罪」是社會產生的；也與那個「人」差不多沒有相干。

人類生存和欲望的發展，比他動物尤甚；是絕對不可

教會改造的我見

遏抑的。現時社會組織在互搶的資本主義上面，摧殘人性。此部分人，不能得着身心兩方面的需要而為要求；他部分的人乃嚴重的，大聲的說道：「氣不告狀，飢不做賊，才是好人」；又說：「飢死事小，失節事大」；：：，這種論調真是戕賊人性，太無人道哩，佛家說：「人性不增不減」，上種說法：是硬要把「不願偷搶搗搗而為偷搶搗搗的人們」的性，減去幾分，不合道理已極！

他部分的人因社會種種畸重的組織，就站在重的方面上；因着社會的誘導和獎掖，以吃人為能事。同是人類，未必生性就是樂於吃人的；他的吃人，是原於社會誘導和獎掖；所以他們的罪，也要歸社會自身了。他們自己說道「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而忘着了「博愛」，「互助」「犧牲」：：：，也好像硬要把他們的性增加幾分一般似的。

人類生活於社會，人類比如活水，社會比如河底的凸凹；活水的高低，全準乎河底之凸凹。這樣看來，「弱

肉強食」，「愚肉智食」的責任，似乎不僅在個人，而反有十之八九，是要社會負的了。強者智者的罪，和弱者愚者的罪，都原於社會，那末，我們在神前大呼「悔罪悔罪」，也要想到產生罪惡的社會而謀改造；不然，你責備一個居淤室的人講衛生，豈合情理嗎？

古今賢哲教主，對社會的罪惡數千年來沒有根本解決。在他當時只用兩個方法處理他：

(一) 逃出社會之外，不沾其淤染。

(二) 以身徇社會，如「殺身成仁」之類。

又有的用政治去洗淨他，而政治自身帶了幾分罪惡性質，所以畢竟不能洗淨他；有的用宗教去洗淨他，而宗教自身，除了幾個逃世殉世的人外，都是埋葬於他（罪惡）的裏面，所以不能洗淨他；遂任他毒害人類以至今日。到了近世，已有合人群而施總攻擊的趨勢。我甚願宗教者，不獨應當加入，並且要做「先驅」者。吾主耶穌為世界人類不惜犧牲，釘於十字架，他的門徒及司提反保羅諸人，均以與罪惡奮鬥而犧牲；可知犧牲為吾家宗

法所在，自認為承嗣其統的基督徒豈可「恁他恁他」同流合淤」與世俗為友與上帝為仇；而反以先覺自居，聲聲口口，「人魔鬼而我神聖」，「人地獄而我天國」，「人迷而我醒」；終日夢囈，糊裏糊塗，以重聖靈的憂，而益耶穌的痛麼。

(乙) 罪惡原於個人者

人的罪惡分兩點討論：(一) 肉體，(二) 心靈；肉體的罪惡，原於物質方面為多；倘若把處理物質不公平的社會解決了，那肉體的罪惡，也就差不多完全解決了；但有時因心靈的曠使，雖不為物質壓迫，也毒害他人而犯罪的；這就不能不用社會的制裁去處理他了。

至於心靈方面的罪惡，多原於歷史，習慣，教育；：：：他們（歷史，習慣，教育，：：：：下做此）對於心靈的方面壓迫，其勢力實不亞於物質壓迫肉體。這樣：似乎要歸罪於他們了。然這個壓迫，尚不如物質壓迫之甚。有時還可由自己衝破出來，不若物質壓迫的「一刀兩斷」那樣的利害。所以就把這罪歸於人了。然我們要

釋放那人從這罪裏出來，却不得不對他們大施攻擊；比如白絲放於黑缸中，你要把白絲的本色保存，就不能不把那缸中的顏料換一換。

我們對於他們怎樣施攻擊呢？就是要把他們的本體剖解出來，用化學試驗他有毒無毒，比如舊年的麵包，拿到今年來吃；冬臘月的衣服，拿到三伏時穿；必會令人生病，所以應當澈底試驗，使人曉得去取。

罪的行為，每每受心靈的指使；所以各樣的罪，就是心靈方面的罪；然有心靈的罪，不見於言行，在神前算爲罪，在人前就不算爲罪了，心靈千變萬化不可捉摸，生活中每每因意念的左右起伏，就犯了罪，所以自修是極關重要的。然罪不能在意念中而成立，必有個原因（社會不良）也必有個著點，所以勸人悔罪，尤應改造環境，不然：「口唸阿彌」「日求赦罪」徒然自苦，而無益於人哩，罪於源頭，已說完了，請說罪的狀態吧：

分別是罪非罪，古今來，迄無一定的標準。有的以違背上帝的命令爲罪；但是上帝，完全是人們心靈中的一

教會改造的我見

種認識，心靈至無定，至不一，所以認識上帝也就有一「見仁見智」的分別；由此：罪與非罪也就難確定。有的主張違背良心就是罪，但那個良心也莫可捉摸，你有你的良心，我有我的良心；所以有的你以爲罪，在我並不以爲罪；僅憑着自己良心做去，做去的結果，却犯了罪；這也證明僅憑良心不能算爲「不爲罪」。雖在律法上規定，無意殺人不爲罪，然那個被殺的人，不得不算你的殺爲犯罪。良心是個空洞無物的東西，全無標準的；況罪的稱成，也不僅在良心一方面，萬不可拿他的有無來做定罪的標準。（不是說不憑良心，乃是說僅憑良心，有的也有罪）。

上帝，良心，既不能做有罪無罪的標準，於是有用法律規條來判定他的。用法律規條來判定有罪無罪，那是更不可靠的。法律規條，是由一部分的人，製造出來，用他來範圍別一部分的人，範圍人的與被範圍的，在歷史上每每立於反對的地位。換句話說來，違反法律規條，就是違反立法立規者的意志了。所以排滿的革命黨，

在滿洲爲大罪；在民國爲元勛；在安息日雖做善事，猶太人也視爲犯罪，耶穌却不以爲罪；這樣：法律規條，斷不能拿他來判決有罪無罪了。

更有「明知故犯」爲罪，「不知不罪」的說法：這是完全就心理方面講：要知罪的構成，不單是心靈方面的惡；在他的行爲，和行爲的結果所生的毒害，及於他人者，也要算入罪裏，不過不是完全的罪了。

罪的肯定到底怎樣呢？就是要撇開上述諸說，而以某種毒害加於人類，這就是罪了。

(丙) 罪惡的狀態

明明地在那裏「殺人越貨」，或「毒害他人」……，或是暗暗地在那裏「糊思亂想」，「得罪真我」，「喪人格」……；這算是一種「明罪」「暗罪」的狀態，還有爲現社會和現政府所推許人，而其實爲惡人的。因爲他的惡，是順着社會的惡心理而行的；所以社會就對於他，不獨不認爲罪，反而加以推許。現時社會，立在資本主義上面；所以政府的強搶，富人的飽搶都不爲

罪，因爲他們是順資本主義而行的，何以貧人搶了，要科罪呢？(一)因貧人搶的手段不對；(二)因現律法是產生於資本主義的人而用他來保護資本主義的。他們用不對的手段去搶，就是犯了資本家的律法(意志)。所以要罰辦他。試看現時，不論何處的監牢，總是貧平佔十分之八九，就可證明了。依此，在各別的同罪惡；因各人看法不同，而致或認或否。若用澈底的眼光評判他，那罪的状态，就可歸納如下：

(甲) 是施於人類一般的毒害。

(乙) 是因毒害他人所得來的利益和享受。

現時的基督徒啊！我們天天求上帝赦罪，并勸人悔罪改過。我望我們，不要把難担的重擔，加在別人的肩上，也要替陷在罪裏的人(你我他)求個解脫方法：就是要消除社會種種壓迫人們犯罪的那些制度，歷史，習慣，教育……；一面引人加入嚴密的靈修(禱告自省)，那才合道理。不然，就是有信無行的死物了。

耶穌贖罪

耶穌本人雖會說「他要作多人的贖價」，却沒有在言論上著重此點。只有保羅講了幾次，他講的作用：

(一)用祂來表示收束以前一切的律法。請看

希伯來人書第十章第九節說：「……可見他是除去在先的，為要立定在後的」。

(二)用祂來表示信耶穌的人，即可大胆的，直接和上帝相交。請看：

以弗所第一章第五節說：「……豫定我們，藉着耶穌基督得着兒子的名分。又加拉太書第四章第三節說：「……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着兒子的名分。」

就這兩種作用看來，就可斷定保羅在當時，已充分的給猶太人思想裏的一個大革命了；也是要澈底的廢除以前一切的律法了。至他所以廢除的緣由：請看：

希伯來書第七章第十八節說：「……先前的條例，因軟弱無益，所以廢掉了。（律法原來一無所成）

又第九章第九節說：「……所獻的禮物和祭物，就着

教會改造的我見

良心說，都不能因禮拜的人得以完全：……這不過是屬肉體的條例，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止。

廢除律的，既是如此。就要論到耶穌贖罪問題。請先觀察耶穌的職任是什麼？他是基督——基督本兼君主，先知，祭司，三職，請看：

希伯來書第一章第一節說：上帝在古時藉着衆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着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以立他為承受萬有的：……加拉太書第三章第二十五節說：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手下了。（以上代先知職）

希伯來書第九章第十一節說：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將來美事的大祭司。（代祭司職）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二節說：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又第四章第十八節說：……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以上代君王職）

右三職，可作下面這樣的解釋。

「君王」是包著世界的執政者，和政治自身的欲力。

「先知」是包著凡在耶穌以先來的賢聖，及所立之教義。

「祭司」是包著舊宗教中的人為的全部。

這樣看來，耶穌的職任，就是要用他的主義來代替世界的君王（政治在內）先知（舊教義在內）祭司（舊教全部）另行組織個新世界。於此可見得耶穌

是政治的剷除家。

是文化的改造家。

是宗教的革命家。

約翰說，「法律是藉着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耶穌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這樣看來，耶穌的職任，換言之是：

用真理代法律。

用自由代轄制。

按耶穌雖說「法律一點一畫也不廢掉」，然這是指

法律的善意而言，意思是說，人能遵行真理，就沒有不成全的善意了。決不是指着呆板的條文，要去成就他。不然，他為什麼許門徒摘麥、擅騎他人的驢駒，不定淫婦的罪呢？如果拘泥條文，那些事，就不免輕看法律了。

又他對本人的職任說話：他說「我來是以我父的事為念」，「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生的命的糧」，「我是真理，道路，生命」，「我是門」，「我不去，保惠師不來」，就這些話歸納起來，耶穌的職任又可說：

是為人類幸福者之先驅。

是為人類幸福創造者之指導。

是為人類精神的安慰者。

職任說明，且看：

他願人們對他發生甚麼關係？他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我作的事，你們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父……求你賜給……他們，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

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父……！求你……：叫他們合而為一像你我一樣」，「求你用真理使他門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你們拿這個喝，這就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就這些話歸納起來，就可斷定他願人對他的關係，是：

(一)應以他的生命，改換自己的生命。

(二)要完成耶穌所未完的職任。

(三)務須合而為一，在神的旨意裏過活。

耶穌的職任，和願人們對他的關係，既是如此：就可知道他的「死」對於人們之「罪」的關係是：

(一)誰的罪，是要誰自脫離的，耶穌不過示以表率，予以輔助罷了。

(二)決不是虛偽的信仰，用猶太人對於贖罪的識見，把耶穌看作舊約時代的牛羊，可以脫罪的了。請看：

希伯來書第二章第三節說：我們若忽略他這屬靈的救恩，(解見恩典釋義篇)怎能逃罪呢？……又第

教會改造的我見

九章第十四節說：他的血豈不能洗淨(可作感觸解)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的上帝麼？又第五章第九節說：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又第十章第二十節說：是藉着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又第十六節說：我要將我的律法寫在他們心上，又要放在他們裏面，又第二十六節說：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又第十二章第四節說：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約翰一書第一章第七節說：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感觸)我們一切的罪。以弗所第一章第七節說：我們藉着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盼望他豐富的恩典(解見專論)。又哥林多人後書第三章第十六節說：但你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第五十六節至五十七節說：死的毒鈎，就是罪。罪的

權勢，就是律法。感謝上帝，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就以上這些話歸納起來。又可說是：

(一)人們與罪斷絕關係，須如同耶穌的身體完全被釘的一樣，又要因耶穌受死的感動而與耶穌的精神聯為一體才算是脫罪了。

(二)耶穌對吾人予以代價(白白的得來)吾人對耶穌亦應予以代價(白白的捨去)。

現時基督教徒，在罪惡裏生活，却滿口的「聖潔平安」；因為他們用猶太教人解釋贖罪的識見把耶穌看做真的牛羊；以為一經知道稱呼他名，罪就可不勞而獲的赦免了；彷彿忘記了贖罪二字不過是沿用舊約時的一個名詞；斷乎不是僅僅「吃餅喝酒」(聖餐禮)「唱詩祈禱」就算罪是贖了的，試看現時基督教徒的道德墮落，就可知道他們因贖罪的誤解而至於罪未贖——過罪的生活。

(一)他們的道德，只在消極方面做，——如不嫖不賭：
……大多數只落得自己多省幾個錢，若為他人或自

己的人格上着想的，恐怕十不得一了。

(二)有的把吃平民得來的錢捐多少給教會，這也不過多造一個不勞而食的階級罷了。

(三)對於積極方面的道德，如抵擋罪惡至於流血的事，是古今中外的基督徒中少所見的，就是心靈方面不盛滿了姦惡詭詐的，也是如鳳毛麟角的難得。

這樣看來，基督徒，與非基督的異點在那裏？他們的罪，果然為耶穌贖去了嗎？現時的教會果然是天國的縮影嗎？耶穌果然做了他們的救主，上帝果然做了他們萬靈之父嗎？這些話兒，恐怕誰也不能有滿足的答覆。基督徒呵！睜眼看四圍的罪惡和痛苦呵！你們看了，受了感觸了，恐怕要捶胸的說道。這真適反證我們的罪惡和庸懦無能！我們真要披麻蒙灰，大踏步的，把「罪」尋個出路才放手罷！

天國在那裏？

有的宗教家以天國在天上；故種種行為，不免涉於虛渺。今欲解決這問題：先要討論宗教和科學是否相互為

用？然後才知道天國的所在。

作者於科學，從無研究，於宗教不過懂得皮毛；討論恐不免錯誤，希望閱者指教。

(一)科學的質素：是「形而下學」，是以物質為依據，而用定力律去分析他，改造他，其結果的效用，是滿足人類肉體的慾望。

(二)宗教的質素：是「形而上學」，是以精神為依據，而用信仰去研究他，希望他，其結果的效用，是滿足人類精神的慾望。

(三)科學與宗教分離的原因：(甲)因宗教失其真相，消滅其信仰的價值。(乙)因科學受宗教的壓迫太久，遂激起科學者的反抗心。(丙)一人不能同時於兩方面為精深的研究，遂因知識關係的蔽誤，排他性的衝動，而生出「互攻」之事。(丁)兩方各走極端，演出許多偏激的話；一般耳食的人，各自相帥，沿習既久，遂成分裂之象。

(四)科學與宗教不能分離的理由：

教會改造的我見

(甲)就人們的需要而論：「人為萬物之靈」所以能管理萬物，運用萬物，人身的成分，是物質(肉動)與精神(靈性)二種。物質(肉體)要管理萬物，運用萬物；精神(靈性)自然也要管理萬靈(情意志……)，運用萬靈；但是二者相互為用，決不相離；精神實為肉體的主宰，肉身實為精神的宿舍；所以肉身精神二者，是一物，而非二物。科學供給物質(肉體)方面的管理運用；宗教供給精神(靈性)方面的管理運用。兩兩相需，如人的身靈結合一般。不然，身無靈，那身不過「行屍走肉」，靈無身，那靈亦無處寄寓而涉於空虛。所以他倆均不可偏廢。

科學因人們運用不善，造出許多罪惡，如發明戰爭利器供軍閥資本家之用，宗教也有宗教的罪惡，如十字軍之役等這都不能咎科學和宗教，是要人們負責的了。

(乙)就人們的生活而論：無一人不在科學裏過活；也無一人不在宗教裏過活。野蠻人雖迷信沒理性的神權；

他們却因生活的供給，就不知不覺的用了科學方法來，如古人「鑽木取火」的故事，何可說他不是科學的作用呢？無論何人，不能解決人生的究竟。在他當時，用盡他的思想，得了一種真理來，他以為「登高造極」了；過了許多時，就失着存在的價值。現在科學者，雖能製造蛋白質（蛋白質是構造人體主要的組織），然究不能造個有生命的人。巴德耳博士以為化學可製造人體，這還不過是他的一種信仰罷了。我敢膽大的說一句：「現時的人生只有得過且過的生活，斷無剖澈底的生活」。倘科學者以自已的「一得」，硬把精神界有理性的希望和信仰，目的，一律抹煞；我恐於人類的的生活，有不良的影響咧。

（丙）就哲學方面論：持汎神論說：「神就在世界裏面，在物質內部起作用，為力或為本能」。又哲學大家，如培度克屢司等認定「神」與「世界」，「形體」與「精神」是一致。柏格森說：「知覺則以有一種擴張之故，而帶有物質性，物質則以有知識的性質之故，而帶有

精神性」，赫爾克說：「有機和無機界的結合物，都是一樣」。基督教說：「上帝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創世記說：「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創造萬物。中庸說：「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說文「一」字說：「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以上諸說，都可證明神不僅在世界之外，而世界之萬有，皆為神之所現哩。於此，也可證明科學與宗教是相用而不相離。

按汎神與一神說似可併合。

（丁）就兩方面的作用而論：科學者想造出個莊嚴華麗的世界；宗教家也想造出個發揚人們的人格的世界（天國）。科學者注重物質方面，宗教家注重精神方面，兩相分離；所以未成。如果兩相聯合，那就易於為功了。宗教家，因為離了科學，所以失其信仰的價值而惹人的反對。但反對者也要知道宗教家還要把世人都造成有人格的人。就是要把他的心靈，練成一個求真理的利器；使真理在他心靈中，建立一個「確乎其不可拔」的基礎

(人格)。又必須有個「全善」「全美」「全愛」的標準爲依歸；——這標準就是人們所認識的「神」。(神的解釋見專論) 這樣看來，宗教的作用，與科學的作用是並行不悖的了。

恩典釋義。

恩，是「惠，愛」的意思；典，是「法，常」的意思；「恩和典」連起來，就是準乎「一定法規之惠愛」的意思。若據新約解釋，(一)是契洽的意思。看：

約翰福音第四章第十節說：「我在父裏面，我在父裏面，你信不信麼？我對你所說的話，不是憑着自己說的，乃是住在裏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

(二)是感示的意思。看：

約翰一書第二章第二十七節說：「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有主的恩膏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又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節說：「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

教會改造的我見

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於你們所說一切話」。

(三)是默助的意思。：

羅馬人書第八章第二十六節第二十七節說：「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爲聖靈照着上帝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試將這兩方的解釋，比較起來，用以表示神與人的關係，用「恩典」不如用「恩膏」。雖「恩典」裏也有常規的意思；然中國人受「惰」「奴」的流毒最深，每每看了恩典二字，就不免感觸了他的「恩物」，「恩詔」「恩騎慰」「恩澤候」……這一類的謬想。若用恩膏二字，不獨無從引起……，反容易使他在「人與神的靈交裏面」，發現恩膏的狀態(契洽)和作用(感示，默助)。不然，他就以爲是上賜下的恩物！送子娘娘送子，財神菩薩送財的了。豈不謬誤已極！

祈禱明用

祈禱，是人與神的一種交接儀式。吾人應當認明神的品格如何。神是美善的代表，如果自己沒有美善傾向的衝動，就不配與祂交接了。比如電與電才相吸引，不然，毫無是處。耶穌說：上帝是靈，應當用心靈和誠實拜祂。今時信耶穌的人，每每於便利自己的事情——如升官，發財，名譽，病痛，維持地盤，已死的人入天堂……；祈禱，這樣，恐怕難免不干犯神的定律了。所以祈禱，應先認定罪是怎樣的？（見專論）神是怎樣的？（見專論）然後去行。不然，就與祈禱偶像無異了。

赦罪之義

赦罪是免放其罪，而不刑罰的意思。這種辦法，最易啓誘人們的犯罪行爲。然基督教所講的，似乎不同。說如下：我們如果知道罪是怎樣來的，罪的狀態是怎樣的，（見專論）那末，除非是將地球炸燬，另造個新世界人類才好，不然，就不得不用個和緩的方法來救濟，這方法，就是「悔改信耶穌，照耶穌的主義做去」。那末

，以前的罪，就可被放置不理了。看：

羅馬人書第八章第二節說：「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又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節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

這樣看來，耶穌教所講的赦罪，與世俗赦罪的代價——就是賄路，緩頰，姑息……；大有分別。若是信耶穌的人，口中含著毒氣，心裏懷著污穢，手裏拿著贓物。

見雅各書第三章第八節「惟獨舌頭沒有人制伏，他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人毒氣」。又第四章第八節「你們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壞二意的人，要清你們的心」。立在神前，作「阿彌陀佛」的懇求，那公義的神斷不能久耐這樣無意識的煩絮。

神的認識

神的發明。也可說是由於人們的「知識」。因為「神」雖在知識之外，然不經「知識」認定他；在沒認定神的知識者方面看來，他就等沒有了。「知識」是發展生活的工具。這工具為發展生活起見，就尋着一位神，以為增高他生活的主要和輔助。因此，而「神」的發現遂因人們知識的差異而生差異了。拜一神的，拜多神的，拜人的，拜天地日月星辰草木鳥獸的，千奇百怪，以致一部神史弄得五花八門，令人莫明其妙。然無論拜何神，大都各有各的作用。如中國古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社稷，大夫士庶人之祭各有等差。這是要藉着神維持名分。近世如文人祭文昌帝君，武人祭關岳，商家祭財神，盜賊祭趙公……，這是要藉着神維持權利。印度人重階級，婆羅門教徒為謀……；永固起見，就假說：「婆羅門教徒是生自婆羅門的口，武人是生自婆羅門的手，農夫是生自婆羅門的股，蘇特拉（奴隸）是生自婆羅門的足」，這是要藉着神維持階級。埃及人認俄西里為善神，認泰豐為惡神；巴比倫尼亞之巴勒教，認

教會改造的我見

有十二神以太陽為首；凡此等等大都以他們的知識為主腦，而支配神的作用。他們是要使「神」順服已，不是要使「已」順服「神」。與真的宗教——人的理性的知識認定神，然後以自己的意志，歸納於神的意旨之中的大有區別了。

認人，物，為神，固為謬誤；而因謬誤否認有神者，亦未免不是因噎而廢食。從宇宙的奧秘方面發動，成一種善善光明的觀念然後以一種成誠實而合理性的信仰，去認清「他」；因而「信仰」因本身（信仰）的閱歷受了造就；因造就而愈趨健全；因健全而對於那種觀念益能發現其「體」「能」，（美善愛）那「體」「能」，就是他所認識的「神」，神是隨人類的進化而異其態度與作用，換句話說來，神是隨時隨地而全善全美全愛的。他的活潑與能力，如同活水一般；適應環境，又能洗淨環境。但是他要隨人的認識去判定他。他看你的判定如何？他對你的效益也如何？中庸說：「視之而勿見，聽之而勿聞」這就是「神」的本體，是要人在心靈方面自

己尋覓的，他人一毫不能爲力。

耶穌及他門徒，認神爲「真理」「愛」「光」「父」，托爾斯泰認生活爲神。這種認定，是很光明正確的。可惜後世教會，認「神」與天，地，山，川，社稷，文昌，關岳，……：相等。認的錯誤，所以拜的也錯誤，效益也就沒有了。我們若能光明的正確的認定他，一經認定：來景仰她，順服她；這——並不是要做他的奴隸，是要藉着她發展吾人正當的生活，提高吾人的人格。那末，就必能得她的效益了。萬國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代表團某君對教會領袖說：「你們當領就的，當認清自己的領袖是怎樣的」。那話很耐人尋味。

結論

這書裏面所說的：是我的我見如此，還請大家詳加研究，把他宣傳並實行起來，不必計較毀譽和成敗，這就是作者的結論了。



特 載

和杜威博士關於宗教的談話

(徐寶謙)

本月刊的委員徐寶謙君留學美國，今夏在哥倫比亞大學夏令學校從杜威博士研究教育哲學。徐君有一次被杜威請到事務所中討論他(徐)的論文中關於宗教的幾點。徐君將當時的談話錄出寄給本月刊發表。從這談話中可以看出杜威對於宗教態度的一部份。

徐 按我所明白的，你的哲學完全是屬乎自然派 *naturalistic* 和人道主義派 *Humanistic* 的，特別因為你對於宗教問題是這樣的靜默。

杜威(笑) 這是完全對的。我對於宗教問題靜默的緣故就是因為宗教是那樣的爲「成見」武斷——所羈束，甚至叫人不能提及。

徐 你的哲學中是否容一個在宇宙及社會進化中有份的

和杜威博士關於宗教的談話

上帝的信仰，就像威爾斯 H. G. Wells 和別的近代的思想家一樣？

杜威 是，有他的地位。但是在那方面，我的哲學中是完全不爲一個絕對超越神聖的上帝留地位。關於這一點我願意你注意我在 *Creative Intelligence* 的論文，我不認有幾派哲學所主張的唯一真實世界的存在。

徐 你以爲柏格森的哲學對於現代的宗教思想有供獻麼？譬如他對於「本能」和「直覺」的注意。

杜威 不很多。爲宗教思想的改造，近代對於社會和科學的注意更是重要。譬如柏格森說：「動物不尋求而得，人尋求而不得。」 *Animals find without Searching, man searches without finding* 雖然這是一個很聰明的論調，但是我們必得說他是過當。人是有所得，從尋求結果的「得」更有趣。……我不知道宗教爲什麼不脫去叢集在他四圍的那些瑣碎問題，專注於道德的價值和理想。我承認在宇宙間是有那種價值和理想是最可貴的是最後的，*ultimate* 並且應當做我們「

服膺 Devotion 的指導。我覺得幾乎全體的意思，這就我的宗教。

徐 我們和這樣的道德的價值和理想能否有親切的 Personal 來往？

杜威 一定，雖然和人與人來往的意思不一樣。我知知道信宗教的人所說的與一個有人格的上帝來往的意義。雖然我永沒有為他們中間的一個，我也同他們在同樣的環境中生長的。無論他們怎樣說，我知道我是得他們同樣的結果和效驗。

徐 說到結果，我願知道拿實驗的試驗 Pragmatic test 來應用在我們的宗教信仰上是否合式？為什麼胡適博士在他的實驗主義小冊裏說：詹姆士在這方面是誤用了實驗的試驗？

杜威 在一方面談起來胡博士是對了，詹姆士拿實驗的試驗來維護有些不能拿實驗主義來試驗信仰，是過於幼稚。但是除了這個，實驗的試驗必須應用在宗教上，這是唯一應行的事。

徐 我不很明白你所謂不合實驗主義的信仰的意思？

杜威 我不是說耶穌在新約中表明的上帝觀。我是說後來歷史上所加入的那些。耶穌的「父」的理想是很合實驗主義的，並且是對我很有意思。

徐 你想解決宇宙根源的問題是否最緊要的？

杜威 不是，學生是很熱心在先解決最緊急最後的問題；若是那樣做就是「本末倒置」了。

THE LIFE JOURNAL is a publication of Cheng Tao Tuan, an organization of Christians who wish to do their share in meeting the religious needs of the Chinese in response to the Renaissance Movement. Its aim is to witness to the real power and strength of the truth of Christianity.

The scope of the paper is to study : —

1. Biblical literature and interpretation.
2. Christian theology.
3. The social application of Christianity.
4. The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Church.
5. The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of religion.
6. The problem of religious education
7. The problems of a Christian Renaissance in Chin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per are : —

1. International.
2. Interdenominational.
3. Non-partisan in politics.
4. Independent of ecclesiastical control.
5. Scientific.

THE JOURNAL is published monthly except in July and August. It i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s of Cheng Tao Tuan, the members of which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finance, material and publication.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serve also as contributing editors.

J. S. Burgess, M. A.
P. C. Chang
T. C. Chao, M. A., B. D.
K. L. Chen
S. P. Chen
C. Y. Cheng, D. D.
Ruth K. Y. Cheng
S. Y. Chi
J. L. Child, B. A.
Lily K. Haass
P. C. Hsu
Hsueh Cheng Hu
P. Hutchinson, Ph. B., S. T. B.

Timothy Yu-wan Jen, M. A.
T. T. Lew, Ph. D., B. D.
H. F. Lin, B. A.
Y. C. Mei
Luella Miner, Litt. D.
John D. Nipps
L. C. Porter, M. A., B. D.
J. L. Stuart, D. D.
S. C. Ting
Y. T. Wu
L. C. Wu
David Z. T. Yui, Litt. D.

命 生

THE LIFE

A Journal of Christian Thought and Practice.

Editor-in-chief

Timothy Ting-fang Lew, B.D., Ph.D.

Managing Editor

Hsueh-cheng Hu.

Address all Communications to the Managing Editor
c/o Y. M. C. A., Peking.